



讀詩畧記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論小序

詩義至于今日幾如聚訟作者愈繁附會愈甚而本旨愈不可

詰矣小序最為近古雖不出于作者之自為大抵採詩者據所聞而記其畧也後人增益或失其初旨耳觀亡詩六篇僅存首語則首語作于未亡之前其下作于既亡之後明矣予由獨取初辭頗為得之然思之不精仍多扭于舊聞其獨初之說又艱脆而不安宜其見斥于晦翁也至晦翁之釋詩又因後人之失其傳并初辭而廢之是猶飯與砂同棄蕭與蘭並焚矣夫易以

發揮理義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况于詩以涵泳性情者乎
故詩人美刺之意有見于文辭之中者亦有寄于文辭之外者
如必執文辭以求之是孟子所謂害志者也集傳既廢小序惟
以己意揣摩于是舉諸刺詩半屬其人自為似則似矣然春秋
之初風教未至大壞即有安于為惡而不慚者大抵在上之人
舉國中一二數而已人猶痛惡而刺之况在下者敢作為詩歌
播之里巷乎且出于其人之自為則如桑中靜女諸篇徑情率
意而出之亦不足以為詩出于刺者之口反覆而嗟嘆之于此
無所嫌于彼有所警也乃曰未有刺其人之惡而反効其人之
言以自陷于所刺之中者獨不曰擯其人之惡而反錄其人之
詩適以自悖其所擯之意乎使孔子生于漢唐以後則狹邪游
冶之篇又何可勝錄也晦翁胸中坦然夷易無所曲折言理則
得之言情則固有未盡者故三百篇之中集傳所得者國風十
之五小雅十之七大雅頌十之九而後人好異乃欲盡舉而易
之則又過矣
詩之有美刺猶春秋之有褒貶也觸于聞見發于性情豈如後
人之夸諛為佞詆訐為戾者乎晦翁與東萊論辨淫奔之詩終
不能合晦翁之義雖正東萊之說亦未為非也晦翁所嫌者發

人閨門隱僻之事非溫柔敦厚之道然居民上而載高位者肆然宣淫而無忌君子處其國安能默默而已若新臺牆茨諸篇已不勝喋喋矣所不可解者桑中靜女之詩若為留連佚蕩之語似乎勸之耳然靜女序曰刺時則是借男女以寓言畧如楚辭所云其不為刺淫明矣惟桑中序曰刺奔而左傳亦稱桑中之色其為淫奔之事無疑而玩其詞氣知詩人之所刺者其意也尚未有其事未有其事而有其意不可不扶而破之也蓋詩有刺其人者有刺其俗者刺其人者如衛宣公公公子頑之類是也刺其俗者如桑中溱洧之類是大抵衛之沫鄉歲有游觀

一若鄭之溱洧皆士女咸集車馬駢填流風相習以為樂事而不覺其非于鄭則著其事者罪累上也于衛未有其事則指其心而斥之曰是将無所不至苟使自好之士聞之必有動于中廢然而自反矣則其為留連佚蕩之語者正所以愧之儆之亦復何嫌而何避乎以是言之信乎東萊之說未為非也不然季札論樂至于邶鄘衛盛稱其美而無貶辭于鄭則僅譏其細而不及淫豈詩之邪者已黜于未刪之前而反收于既刪之後乎必不然矣晦翁續楚詞若高唐諸賦猶斥而不錄又何疑于夫子

論詩樂

晦翁以鄭聲淫即此鄭風而是辨之者曰音律為聲篇章為詩詞旨醇正而節奏放濫即為淫聲詞旨佚蕩而節奏緊嚴即為正聲不得以聲而累辭也如樂記云商為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為三代之聲齊人識之此與商頌齊風何涉其言亦至辨矣然在歌者或可變易其聲而非所語于作者也作詩之人以哀心感者其詞淒涼其聲亦淒涼以樂心感者其詞發越其聲亦發越以喜心感者其詞和柔其聲亦和柔以怒心感者其詞凌厲其聲亦凌厲以敬心感者其詞莊直其聲亦莊直以淫心感者其詞悖蕩其聲亦悖蕩此志氣之相因發于自然而不自知者也苟舉其聲而變易之即不足以達志不足以達志亦不足以感人不足以感人即聲之正者亦不足以為樂矣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詞亦無邪也聲亦無邪也樂記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者此惟在其本國則有之或流傳于他國則有之魯秉周禮採之列國以為樂者其淫詞淫聲不待夫子刪正久已斥去而不用故季札歷觀列國之樂而不及一聞也其所存之詞皆正辭所存之聲皆正聲雖未嘗用之宗廟至于燕饗賓客歌之以相贈答者班班可考也即如鄭子展之賦將

仲子子太叔子蠶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之賦褰裳子游之賦
風雨子旗之賦有女同車子柳之賦籜兮九此諸篇皆晦翁所
謂淫風也而當時歌之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宣子夫叔向趙
孟韓宣子春秋之賢大夫也豈其勸獎淫佚以為風尚者乎夫
子之所取即向者賢士大夫之所美者也夫子之所去即向者
賢士大夫之所斥者也夫子豈有以異于人乎特加之詳審集
其大成已耳

風之所以異于雅雅之所以異于頌者非特家國天下朝廷宗
廟之分亦其音律之變不得比而同之也音律之傳已無所考

鄭氏十二詩譜亦未可盡信凡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
聲即屬何調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于宮可得仍為宮商調
之中宮多于商可得仍為商乎余以為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
不為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則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平聲最
長其濁者為宮清者為商上聲次之為角去聲次之為徵入聲
最短為羽後世易之以唇舌喉齒牙而五方之音不可強齊故
今之歌者平仄不協清濁不調不可以歌而喉舌之間不甚致
辨則亦可以因俗而識雅因今而知古矣以此推而究之絕學
或可復明古調或可再作乎或曰關雎鳩四字皆屬平聲之

清殆難播之絲竹曰古人諧聲存乎通變如易之象不可典要也泮水次章四聲通叶當時自有轉借之法今不可以盡知亦可以意會也至以人聲而播之絲竹其無定音愈可知矣無定音則無定律亦愈可知已

論詩用

古者作詩有賦有比興而用詩亦有賦有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豈非以騶御虞人因不在列乎諸侯以貍首為節樂會時也豈非以貍首至薄可以薦嘉賓乎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至云大夫以采蘋為節

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為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循法喻大夫之循法以婦女之不失職喻士之不失職非比乎以蘋蘩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然其間亦有不可解者鄉飲酒以及燕射之禮其合樂皆歌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他詩無或及者其于詩義又何所取何所去也至于肆夏之三宗廟之詩也而叔孫豹以為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周家受命之詩也而叔孫豹以為兩君相見用之以燕享而于宗廟之樂何以不嫌于瀆以諸侯而于天子之樂何以不嫌于僭鄭康成曰饗賓或上取也蓋古之

嘉禮吉禮固有上攝一等之例如昏禮士乘墨車是上攝大夫也祭統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上攝王后也則樂亦或如之顧以夫人而上攝王后亦後世之僭禮况諸侯而可上攝以逼天子乎三家者以雍徹夫子已明譏之而燕居篇記夫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他不具論即以雍之一詩言之相惟辟公天子穆穆既無取于三家之堂矣又何取于諸侯之宮也或曰他事為借用徹則為正用借用則可正用則不可然與否與若自卽至幽十三國風無一見用于古禮者故程泰之謂十三國風俱不入樂徒歌而已則季札觀樂于魯工之所歌或稱其大或譏其細或美其泱泱或美其淵泱是豈獨以人聲論者安得謂其不入樂也摠之三百五篇意寄深遠苟以比興之義觸類而廣通之則國風之被于樂何所不可雖亂世之音怨怒既經夫子刪定而後是皆近于和平者矣豈復煩後人別擇去取于其間哉儀禮殘缺十存一二周官一書已為後人汨亂至小戴所記精義不乏而踏駁亦時有之雖出聖人之言恐或猶有未定如執殘缺汨亂踏駁之書以其所及言謂為禮之所用而不察詩義之所格以其未及言者謂為禮所不用而不察詩義之所通亦何異于管窺之見也

論偽詩傳

晦翁以前無不信小序者自晦翁之集傳出而小序廢矣其間即稍、異同大都致疑于淫風耳嘉靖初有偽為子貢傳及申培詩說乃盡更其舊而變亂之最異者以魯頌為魯風而取鴟鴞諸詩以冠其首更以定之方中為僖公之詩附益焉而題之曰楚宮當時好事者翕然稱之如黃泰泉李彭山雖未之深信已不能無惑其說豐一齊則著魯詩正說信之最深子南禺任誕而多才又加緣飾焉然其書猶未見稱于世萬曆中鄒肇敏復為詩傳闡廣據博引以証其不謬于是讀之者目眩而不能察舌橋而不能下幾無以別其真偽矣若定之方中則其尤亂真者也豐一齊稱引地理以楚與堂在今曹與魚臺兩縣皆為魯地楚宮者即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所書公薨于楚宮者也季彭山亦以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而此詩之稱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又與駟篇恰合遂斷以為魯風而三傳小序之說皆不足信近日何玄子復據左傳以駁之以為楚宮作于襄公非僖公也是以傳証傳固一齊彭山之所不取鄒肇敏已辨之以為不見于經亦出左氏之誣辭耳至引管子呂覽之書以相難無論呂覽在三傳之後即管子一書亦

多後人所加故桓公封衛一事凡三見而莫同一曰馬三百匹
一曰車三百乘一曰車五百乘其非實錄可知以是相難亦未
足以服諸子也今以經証經而諸子之說當自絀矣春秋書諸
侯城緣陵城虎牢皆不書其國又何疑于楚丘所疑者惟不書
諸侯為異則後此襄五年之戍陳十年之戍鄭虎牢亦與諸侯
同事而不書諸侯公羊氏曰不書諸侯離至不可得序也比事
而觀其義可覩矣戎狄亂華兄弟急難即其境內而遷之固尊
王之事不得謂之專封施者受者俱無不韙此春秋之所與而
詩之所為頌美也若魯自城春秋所書多矣孰非僭寇何獨咏
此惟明乎春秋之義而此詩之義不待辨矣地名之或同或異
又不待辨矣子貢傳與申培說之為偽作復何須致辨哉

讀詩畧記

澗水朱朝瑛康流氏學

國風周南

南者樂名也蓋本其土音以作歌也呂氏春秋有東擯^西南北
四音皆因其地以作則二南之作可知已

關雎

不詳釋者俱從集註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序曰后妃之德也晦翁云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易之乾坤
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顏伯子云琴
瑟友鐘鼓樂隱然有兩間太和氣象凡人非嘻則鳴自

揣閨門寢處能有此氣象否張元祐曰周自姜嫄肇生世有
靈德文王之聖克紹前休所不可知者歷代聖母難為繼耳
一旦天作之合大邦有子佳兒佳婦適符宿願其慶幸可勝
道耶故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王季之真情太任之實事宮
中之人躬逢其盛不覺手舞足蹈而作此詩也

左傳睢鳩氏為司馬則其為鷺鳥之屬明矣禽經曰睢鳩魚
鷹也睢從且不從目詩人以之與后妃者祇取義于關、以
聲之相應興德之相匹非取義于睢鳩也匹夫匹婦摯而有
別者亦多矣何足為后妃稱道乎說文云窈深遠也窕深肆

西

極也孔氏云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楊雄王肅謂
善心為窈善容為窕非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意只在左右二字以左右無方興起愛慕之心無所不至
非必以荇菜喻淑女也芼以菜和羹也儀禮鉶芼內則雉兔
皆有芼是也荇者蓴菜之屬周禮醢人四豆之實無之用以

為芼如今之尊羹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序曰后妃之本也張綱云斯干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詒罹于
父母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于憂也此深得序義
矣后妃之服勤節用皆從父母起念自與庶人之治生者不
同故曰后妃之本也黃鳥灌木歷歷現在想見無斃神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為姆是即女師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序曰后妃之志也按文王三分有二不改臣節后妃志文王
之志故雖當如燬之世行役艱危后妃念之誠深而安于無
所逃之義不敢異文王之不久于役惟期我之不永憂傷而
已若徒言后妃思念君子亦人情之常何足云志

卷耳即今蒼耳荀子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

以貳周行劉原父曰心不在故無獲也寘彼周行謂行役不
息若棄之道路然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文王陟也我后妃自我也文王之馬之僕即后妃之馬之
僕也酌酒亦懸擬之詞兕觥即今之犀觥洪武初九真曾貢
兕謂之獨角犀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義無所辭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序曰后妃逮下也偽子貢傳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
心于周賦樛木誠如是則此詩當為雅不當為風矣序曰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故凡咏文王之德者皆屬之雅咏后妃之德皆屬之風
風者言化起于幽微無形之可即也或曰其屬於風者以音
律相近也是固然矣然風雅音律之異必在鉅細之間豈以
諸侯頌美方伯而作詹々細響乎偽傳揣摩最巧最易亂真

不可以不辨

何玄子曰易詩左傳皆連言葛藟豈必二物生于一處徐錯謂藟為葛蔓是已嚴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易所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也以婦人而有君子之行故稱君子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螽斯羽詵々兮宜爾子孫振々兮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胡仁仲曰余讀史至獨孤后而知周

南之義深以遠也獨孤不特妬文帝又妬及其子焉遂啟賊子行篡奪之謀而文帝亦不得其死卒至宗祀絕滅生靈塗炭故周南之義垂教萬世后妃專以不妬忌為美也

螽斯羽薨々兮宜爾子孫繩々兮

螽斯羽揖々兮宜爾子孫摯々兮

揖通作輯晉語君輯大夫就車輯音揖

桃夭

桃之夭々灼々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按南國之人男化于文王正位乎外有

德有造大雅歌之女化于后妃正位乎內宜室宜家周南歌
之文王后妃各有所致也

婚姻之期終于仲春故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夏小正二月綏
多士女桃之華蓋因時物以起興其實其葉則又因華而及
之耳

桃之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兔置

肅：兔置極之丁：趙：武夫公侯干城

序曰后妃之化也按后妃樛木之化行則在廷之臣莫不休
休好德引進賢才故在野武夫皆有奮起在位之望而賢才
卓犖超絕武夫者更可知已楚樊姬事莊王遣人梁鄭之間
求美人而進之莊王稱之以風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薦孫叔
敖楚國以霸楚史書之以為楚之霸樊姬力也况后妃乎雅
之歸美文王所以昭著顯庸風之歸美后妃所以闡揚幽懿
也如必歸美文王不及后妃則後世如樊姬輩復何足道而
艷妻煽處群小因以蔽賢者雖至召禍亂于天下亦不任受
其咎矣可乎哉

肅：兔置施于中逵，赴：武夫公侯好仇。
肅：兔置施于中林，赴：武夫公侯腹心。

采芣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序曰：后妃之美也，在上美德，在下美俗也。芣苢為藥，其用甚廣，不止治產難而已。但此草所在皆有，取之甚易，故婦人閒暇得以收其利也。采芣苢而出，得芣苢而還，極優游自適之中，絕無翱翔嬉戲之態，所以為盛世之風與。

以：芣苢薄言掇之，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芣苢薄言袺之，采：芣苢薄言襜之。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曰：德廣所及也。晦翁曰：美風俗，夫風俗之美，豈非德廣所及。漢廣女子，真正自守，故本之德廣。汝墳婦人，能勸其夫，以義故，本之道化，發咏于婦女者，亦所以歸美后妃也。與芣苢同，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貞女之出，非無事而以為游女者。從容閒適之度，望之如游女也。漢水出今陝西沔縣，江水出

今四川灌縣

翹々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詠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秣馬秣駒猶言願為執鞭之意

翹々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詠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陸機疏云萋高丈餘蓋亦草中之最翹々者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序曰道化行也以婦人而知君臣之大義可謂知道矣惟后
妃志文王之志而南國之婦人皆心后妃之心而勉其夫以
道文王之道也

汝水出今河南汝州周禮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小枝之
柔者曰條勁者曰枚也惄爾雅釋詁訓思釋言訓饑毛傳云
饑意已兼二義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傳云魚勞則尾赤春秋左傳如魚頰尾鄭氏謂魚肥則尾

赤以喻崩曠淫縱說文魴赤尾魚今魴魚尾多赤肥故也今以此推之則魴魚頰尾蓋喻當日之長吏也若民之勞方將為沸釜之游何止尾赤而已

麟之趾

麟之趾振、公子于嗟麟兮

序曰關雎之應也琴瑟鐘鼓和氣融洽自然鐘毓靈異繁衍嘉祥故曰關雎之應

麟之定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公族于嗟麟兮

公姓指宗子之子孫公族指支子之子孫禮記玉藻子姓之冠亦不獨謂孫也詳禮記畧記陳用之曰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又可謂之族羽父為無駭請族公命以展氏則氏與族一也

召南

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序曰夫人之德也張元祐曰詩人不誦其德而但侈言百兩蓋採道旁盼睨之情俗人唱嘆之口點綴成詩見非此人不

能享此福而人心之傾動歸戴亦盎然詞表矣按諸鳩未嘗
居鵲巢居鵲巢者鸚鵡耳中華古今注云鳩鵲一名鳩鳩一
名鳩鵲爾雅云鳩鳩鳩鵲而鳩鵲之聲鳩鵲然則鳩鵲之為
鳩鳩無疑或以鳩鳩為布穀或又以為戴勝皆非也詳小雅
及禮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何玄子曰大雅萬邦之方箋云方猶嚮也謂在他所而嚮望
之也此章主送者言故曰方前章主迎者言故曰居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芣

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按國君祭祀則夫人薦豆芣可為豆實
故采之或為親蠶之說者謂被非夫人祭祀之服也周禮追
師掌為副編次：者髮也髮者被也卿大夫妻用次然稽之
周禮天子享先公而下皆下攝諸侯之服知諸侯之祭服亦
有通降者而又何疑于夫人左傳謂澗溪沼汜之毛蘋芣蘓
藻之菜可薦于鬼神以采蘋例之是為祭祀而非親蠶明矣
芣水蒿香美可食即楚辭大招所云萋蒿是也

此序與采蘋序射義已引用之曰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則序之從來遠矣如謂序本射義不應射義反畧夫人與大夫妻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草蟲

嘒嘒草蟲趨趨阜終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余讀此序而知讀詩之難也向讀此詩以為集註之說確不可易矣及再四思之凡人離別之久念之而憂之之而傷苟得一見則憂傷之情即快然冰釋矣出車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是也此詩則曰既見矣又曰既覯一似沉吟反覆徐然後解者何其舒緩而不切于情也以此詳究之其為咏初嫁者無疑泛見曰見接見曰覯初嫁之時惟恐不得當于君子而貽罹于父母故憂之而至于傷悲是其所憂者不在難見而在難于相接故憂之釋必于既見而又既覯也其謙畏自持之况于二語想見之以是知序之首語信非後人所能揣摩也

此詩全用出車而意旨自別古人作詩抒寫性情文辭之間不嫌蹈襲如此

爾雅草蟲曰負蟄即草蟲阜螽曰蟄亦草蟲之類今皆謂之蚱蜢陸佃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詩蓋取唱隨之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采蕨采薇皆賦其所見也蕨其有粉今詩取以為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即今豌豆苗而未實者爾雅薇垂水詩言陟山采薇蓋有二種矣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鄭康成曰此教成之祭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按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教于宗室昏義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以蘋藻其為教成之祭彰有據矣不言魚者箋云魚為俎實男子設之也女已許嫁故稱大夫妻且以明其能循法度婦道已成也嚴華谷云本草萍有

三種大者為蘋中者為苻小者為萍萍即蘆也蘋與萍不同
蘋可茹而萍不可茹也陸璣疏云藻有二種其葉一如鷄蘇
一如蓬蒿煑熟按去腥氣皆可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湘韓詩作鷓音同通用箋云烹蘋藻者于魚潛之中是鉶羹
之芼明非豆實之菹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孔仲達曰昏禮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上右几是
于戶外設几筵也故教成之祭亦于戶外設奠皆取外成之

義晦翁曰古者廟皆南向東戶西牖主皆東向與牖相近左
傳穆叔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季蘭
當是此女名濟澤之阿其居也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序曰美召伯也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
右是分陝在武王時鄭譜以為文王非也棠今棠梨也

爰草舍非作舍也可以自蔽如草舍故曰爰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蒂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序曰召伯聽訟也召伯聽斷明允故貞女得伸其志化行于女而阻于男者蓋貞暴異稟則遲速異感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無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南國諸侯得夫人之助能正其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歸功于鵲巢所致以明所以致此者非偶然也兔置言后妃之化專指后妃而言此言鵲巢之功則無諸侯與夫人也

紵釋文作它又作佗按史記龜策傳蘸酒佗髮註謂被髮也毛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英釋文音暎蓋以素絲之紵被其縫中為隱暎也緘者表其界限總者表其聯合也羔裘以黑

故素絲飾之取其易見也禮緇衣羔裘為大夫之朝服然燕居亦得服之其所重在冠而不在乎衣裘也詳禮記玉藻篇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君子歸哉歸哉序曰勸以義也熟玩詩辭振、君子歸哉歸哉贊頌之語俱從莫敢或遑發出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是可謂信厚之君子庶不至于敗事取戾可保其身以旋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君子歸哉歸哉標有梅

標有梅

序曰男女及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及猶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按古者六禮不備而嫁即謂之奔先王通變制宜凡男過三十女過二十不能備六禮者不責其必備故曰奔者不禁此詩咏標梅則四月矣故汲、如此求我庶士者女之家求之也男不能備禮故不敢求女而女之

家反求之也求有選擇之意故曰庶士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墜與民之攸墜同蓋收拾晉置之意東萊改作墜非是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序曰惠及下也篇中絕不^及感恩一語玩兩寔字有心和氣平

帖然自足之意感激欣幸隱々言外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本音刀說文云衣袂祗裯蓋短衣也今與猶叶當通作疇

箋云床帳是也進御者別施床帳君有時不御也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序曰美媵也前章言妾之引分自安可以見嫡之能慰其下

此章言嫡之悔過相得可以見媵之能感其上不我以謂不

用之于君所也不我與謂不與之同進于君也不我過謂既

悔既處之後不我督過也故不過之下直接以嘯歌若與不

以不與同義則辭意不相屬矣

夏水自江而別復通漢而入江今名夏口是即所謂汜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序曰惡無禮也按昏禮五禮皆用鴈納徵則用幣以死麇死

鹿為鴈幣此所謂無禮者故貞女拒之如云強暴相陵何不

痛絕之而謂之曰姑徐云尔乎

吉士善良之士特未能備禮非強暴也不以禮來近于戲矣

故曰誘之

林有樸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如玉言其貞也

舒而脫之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危也吠

孔仲達曰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

序曰美王姬也孔仲達曰稱平王者猶大誥稱寧王也三山

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

宗矣或云此平王以後之詩即春秋所書王姬歸齊者是考之一為襄公立己五年一為桓公立己三年皆不得稱齊侯之子也

序言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也

何彼穠矣華如葩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言人物則先平王之孫君臣之分也言婚姻則先齊侯之子夫婦之義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則庶類

蕃殖蒐狩以時也按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

騶虞為官名明矣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周禮山虞澤虞田

獵則萊山澤之野是也騶虞得其職則在廷之百僚亦愈可

知矣所謂正其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于斯而極

故羔羊曰鵲巢之功而此曰鵲巢之應與備官之義恰合

周禮大司馬之職曰中冬教大閱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此云壹發者謂發車也驅逆之車一發而五羝五縱出也郊
特牲曰迎虎為其食田豕田豕害稼人所必除猶蕃息如此
則他鳥獸可知已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吁嗟乎騶虞

卽

總之衛詩也采詩者本其所作之地故分為三國及後之樂
章乃混而用之如季札觀樂于魯樂工為之歌卽鄘衛是也
既混而用之勢不能無錯簡相沿已久何繇辨正夫子亦因
其舊而已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序曰言仁而不遇也篇中憂讒畏訛無聊不平之致畧似離
騷必非婦人之作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如柔則茹之茹歐陽永叔謂不能如鑑之妍媸並
納也兄弟之怒之愛之也愛之以姑息不察其中情故曰不
可以據離騷曰女須之嬋媛兮申其詈余曰鮀婞直以忘
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嫫節

亦此意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世之所號為至堅者皆其可轉者也所號為至平者皆其可卷者也此之不可轉不可卷即石之堅席之平不足以擬之其特操為何如也離騷曰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夫薄椒蘭而弗貴猶夫匪石匪席之意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晦翁曰日喻君子月喻小人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讀詩須合如此理會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程子曰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託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張元祐曰絺綌遇風箴之篋笥寔獲我心言但有謹自退避而已

燕燕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序曰莊姜送歸妾也按先君之思中有無窮悲痛非徒尋常
惜別豐一齊曰州吁之如陳也陳人方從州吁之請而與之
伐鄭未幾從石碏之請而誅州吁蓋戴嬖在陳故碏得藉之
以成討賊之功耳戴嬖誠賢矣哉

無聲出涕曰泣州吁安忍欲哭不可也

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何玄子曰塞淵有困心衡慮憂深思遠之意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

顧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晦翁曰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
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莊公已絕不顧而莊姜不免微怨矣按
寧不我顧言何時能有定乎豈望其一顧我而終不可得也
其望之之意亦甚悽切矣寧不我報倣此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
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忘

顧我則笑即是德音譎浪笑傲即是無良俾也可忘言何時
能有定乎使我可忘其感歎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報我不述言何時能有定乎得一報我不復循其故態也

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譎浪笑敖中心是悼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晦翁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
之義以為惡州吁而作者非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々我思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鄭箋云今俗人噉云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按此等諺語最肖婦人口吻至今猶然

噎、其陰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序曰怨州吁也按伐鄭之役圍東門五日而還可謂甚速而衛人之怨如此是怨其弑逆不樂為之用也然土國城漕為猶愈者雖為之用未至于助逆而張其焰也觀其憂不在伐鄭而在平陳與宋則不以喪師為憂而反以多助為憂可見

矣居處喪馬失伍離次不用命也不我活不我信者知失伍之罪必至見誅也寧失伍以取戾不肯衝鋒以犯義此詩之所以見錄也不然當時連諸侯之師其勢甚盛豈有惴、死亾之患哉

踴躍用兵即左傳衆仲所云阻兵安忍之狀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不我以歸當時必先^有逸歸者詩人恨其不得與俱也士不用

命如此故復乞師于魯而後克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何玄子曰契合也濶離也言死生離合皆有相約之成言誓
不相忘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序曰美孝子也按詩之美刺猶春秋之褒貶也春秋之法有
明加褒貶者有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者惟詩亦然有明示
美刺者有直述其語而美刺自見者如此詩是也

凱與愷同爾雅李巡解云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巖
華谷曰母之養子少時最勞苦故于夭夭言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在今濮州水經注云濮水支津東逕浚城側有寒泉岡
峴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峴皖毛傳曰好貌謂羽毛鮮明也字俱從日本言目光而借
用以為毛羽之光猶大東之詩曰皖彼牽牛檀弓曰華而皖
皆借用以言其光也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詔伊阻

序曰刺衛宣公也軍旅數起大夫久後故詩人託為刺大夫者以刺宣公也胡安國云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不忮不求然後貪忿之兵止矣自詔伊阻惜其特能以犯難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實勞我心慮其貪功以召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序曰刺衛宣公也晦翁曰此刺淫亂之詩未見其為刺宣公然衛俗之淫亂宣公實有以導之則其刺衛俗者即為刺宣公也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軌與軌轍之軌字同義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而少儀云僕祭左右軌范注云軌與軹同謂轉頭軌與范同謂軹前此

以韻叶之註疏作軌音犯非也當從車九聲所謂轉頭是也
蓋以不至濡軌及車上也求牡或以牝鷄雄狐証禽獸相通
亦是蓋以此女之求男為更可醜也舊說以軌為轍以牡為
獸不如此解為順其牡者其所配也此亦發乎情止乎義之意
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士昏禮用鴈注謂取其陰陽往來

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谷風

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
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嚴華谷曰習：不斷也谷風大谷之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
開霽之意喻夫之怒不休息也合之小雅谷風此解為正葑
菲根葉皆可食禮坊記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曰
無以其根美則併取之併取之則盡利也詩蓋以不盡物之
利喻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夫婦之交也左傳引此以為取

節此鄭氏之所本也。要非正解。德音謂夫之德音也。與日月章之德音同。

行道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迥，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呂東萊曰：畿，門閭也。韓詩白石為門畿。按郊特牲：丹漆雕畿之美。注云：畿謂沂鄂。沂鄂，垠鄂也。畿與畿通。荼一名苦苣，即白苣而味苦，亦可生食。若荼蓼之荼，爾雅作荼，虎杖也不可食。虎杖狀如馬蓼，故荼蓼並稱。又有茅秀曰英，荼則有女如荼之荼，即爾雅所云葉蓼荼者也。

涇以渭濁，湜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渭皆出今陝西平涼府。去婦反顧其家，猶低徊戀，不忍遽絕。故表記引此詩而曰：終身之仁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懣，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錢長玉曰：毒藥攻病不得已而用之，愈即棄去，故曰比予于

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漬既詔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說文云洗水滂貌蒼頡篇旁決曰漬言怒之盛者如水之涌而決也肆與勦通左傳伍員曰若若為三師以肆焉是也既詔我肆是竭人之忠也程子解作習者非是墜云息者安頓之意謂安頓其家計不至于顛覆也與傾筐墜之、墜義亦相同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淡泉曰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救也鄭康成曰衛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按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皆用賢侯為之衛為州伯不可考史記自

康叔而後至貞伯六世皆稱伯是必為州伯耳行賄之說妄也康叔因為侯矣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地其事在衛穆公時、衛無為州伯者意作詩之時尚在貞伯以前黎但見逐于狄而未失地故式微之詩曰胡不歸後二百餘年而始為所奪與路史黎子姓侯爵即西伯所戡者呂氏春秋則謂武王封帝堯後于黎城豈滅之而更封與黎城今山西潞安府屬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集註或曰蒙戎訖衛臣憤亂之意張元祐曰左傳狐裘蒙戎一國三公意正與此合匪車不東言我非不往求奈政出多門紛紜議論無有同心共濟者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毛傳云流離鳥也陸璣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蘇子由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衰毛傳云盛服也漢書董仲舒傳衰然為舉首義與此同故生民篇實種實穰取為枝葉盛長之義此蓋狀其雍容自適無急難之情康成以為笑貌不知

何據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故詩人刺之張元祐曰首言賢人覲面非山林草莽無從網羅者次言如此才具使與俳優為伍末言斯人倘遇西周君子當不至此

簡訓不恭終非美詞荀子曰韶夏漢武酌桓簡象皆言樂名也則此之簡兮或是樂名周先王所作衛人傳之故卒章有西方美人之思耳萬舞鄭箋曰干舞蓋本于公羊傳夏小

正亦云萬也者干戚舞也左傳楚文夫人亦以萬舞為習戎備其為武舞明甚故下章但舉文舞對言之

碩人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稱其多能獨以御言者五御之法一曰舞交衢謂迴旋進退應乎武節也舞本與御相通故併及之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舞者吹籥以節舞非舞器也周禮籥師之職教國子舞羽吹籥是也籥非與羽配也夫干舞則以戚配羽舞則以何配曰樂記云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是羽配以旄明

矣周禮旄人教舞散樂是也此言左籥右翟者舉所習以明其多能肆應不窮而已非謂執籥秉翟而舞也余別有辨此不具載錫爵按燕禮樂工席于西階主人有獻爵此不俟公言者既卒爵之後公復有奠觶之賜以旅于西階此則以公言而錫也總之以禮釋詩不必盡合亦畧舉其槩而已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說文云苓卷耳也則苓與藟不同本草卷耳為隰草甘草為山草

泉水

恣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嬾彼諸姬聊與之謀

序曰衛女思歸也此詩之作蓋在狄伐邢之後其勢必將及衛故衛女思之而憂也不及二年狄果入衛君子多衛女之

先見云言不瑕有害衛國禍難之作不在久遠故欲速往而為之謀也

前之謀于諸姬者亦即此意而事難遙度不如親見之為愈耳雖自知無益而情有不能自恕者列女傳曰許穆公夫人衛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境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蓋衛國

歷宣惠之淫亂國人久已不服又重以懿公之怠荒即婦人女子蚤知其必敗况賢如許穆夫人者在家已慮之其適他國而憂思永歎固其宜也或以為是即許穆夫人之作當非謬說

泉水在今河南輝縣淇水出今河南林縣

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涕濟通說文云涕沆也書沆水東流為濟禰瀾通水經注巨洋水一曰胸瀾出朱虛縣小泰山北即今臨胸縣瀾水也涕

禰皆齊地是時齊桓為伯主又婚姻之國故衛女欲往為衛告急也遠父母兄弟者言父母兄弟且遠之况適他國于義或不可耳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瑕遐通隰桑遐不謂矣表記引之作瑕不遐言不遠也

隋志邢州有干山言山是干言為邢地也春秋莊末年冬狄伐邢閔元年春齊人救邢齊桓是時未知在齊乎在邢乎故衛女既欲往齊又欲往邢蓋無聊之極思與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々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爾雅出同歸異為肥須漕皆今直隸滑縣地漕左傳作曹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

序曰刺仕不得志也此蓋自刺之詩言其始之不審而委身
暗君以及此也出自北門以言背明向陰投足之差也卒歸
之于天而安之臣子之誼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之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埤說文云增也毛傳訓厚言如土之增而厚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之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毛傳亦訓厚當與埤義同鄭訓投擲蓋方言也今吳語亦
謂投擲為敦豈其遺音與韓詩訓敦為迫較勝投擲之義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虐其邪既亟且
序曰刺虐也按衛國之君未有以威虐聞者其在宣公之世
乎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况無罪而殺其子君

子見幾豈俟終日如虐政已行而後去之則無及矣
爾雅曰其虛其徐威儀止也蓋雍容舒緩之狀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晉成公綏烏賦序曰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
鳥漢書御史府有朝夕烏去數月而御史大夫罷唐書柳仲
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為祥也狐為妖
以喻小人烏為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
非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非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詞旨大抵感蠹俗而思貞士故托言于
靜女也期會贈遺貞士所不廢而介然不移之操有類乎女
子之守貞也若實指女子而言豈有期會贈遺不為淫奔者
乎乃左傳云于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不以三章之辭害
一語之志也則此詩之不為淫奔明矣不為淫奔而期會贈
遺以是知其為寓言也張藉節婦吟曰君知妾有夫遺妾雙
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此豈節婦所為寓言者固自

無嫌也

既曰俟之又曰不見搃狀其人若近若遠之意愛石經說文俱作儗云彷彿也此皆虛擬之辭非實事也下二章倣此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彤管之貽以自明其動無越禮也彤管有煒者令德之光被于彤管故可說女美之女當作汝指彤管也或云古以刀為筆不得用管而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有武王筆銘曰毫毛茂雖未據然書諸紳者不可以刀明矣禮內則男女皆佩

管注云筆彊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一人之貽

自牧歸荑者以自明其謝繁華守素樸之志也物以人重其人之德美物雖賤而可貴苟非其人繁華何足慕哉言外有鄙夷一切之意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瀾燕婉之求籛籛不鮮

序曰刺衛宣公也爾雅云籛籛口柔戚施面柔晉語又云籛籛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大抵口柔者飾詞于外也故常

仰面以觀人有類于蘧篠而柔者負愧于中也故常低首以
下人有似于戚施爾雅正為此詩作解也

鮮左傳叔仲帶曰葬鮮者自西門註不以壽終曰鮮不鮮者
蓋惡其不早死與郝仲輿曰蘧篠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
設之重

新臺有洒河水洗。燕婉之求蘧篠不殄

不殄蓋惡其不遽殄滅與舊訓鮮為少訓殄為絕殊難解蘧
篠為舉體之疾不可以多少言又為終身之疾不可以絕續
言如云不乏其人是蘧篠之疾不足怪矣又非詩人語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而得鴻猶未遠于類也求燕婉而得戚施不大相刺
謬哉此反興也如以鴻比宣公鴻何慚于魚而分別美惡戚
施說文作醜醜唐諸也爾雅又謂之鼃醜今謂之蟾蜍鼃音
去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況。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

序曰思伋壽也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壽之母謀
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

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之人不得殺後又使伋之齊載旌以
往壽竊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痛其代死載其尸還至境而
自殺此詩之作蓋在乘舟時非使齊時也按新序所載與左
傳史記大同小異其間雖有謬妄詳玩詩詞則頗有相合者
二子之死未為得正然觀過可以知仁故錄其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與泉水解同謂此行或可倖免不久終為所害也
蓋謀之不中為計益酷詩人料之審矣害叶暇憇切漢書夏
侯叙傳用此韻

鄙

栢舟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郝楚望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共姜未嫁而
守義也兩髦者童子之飾按禮內則拂髦為冠者童子之通
飾玉藻之不髦士喪禮與喪大記之脫髦皆不專指童子惟
左傳云弁髦而因以敝之注云童子垂髦初加之冠謂之弁
髦是髦者專指童子而言也蓋童子垂髮為髦至長而束髮

加冠則假他髮為之以象童子之飾而順父母幼之心故

惟童子稱髦冠者雖髦不以髦稱非其實也詩所稱髦士皆

少者之稱謂垂髦而俊秀者觀士冠禮稱將冠者為髦士可

知已齊風甫田之詩

毛

傳謂總角者聚兩髦也說文作鬣髮

至眉也則兩髦之為童子無疑共伯為童子而死則共姜之

未嫁而守義信矣喪服傳有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者謂夫孤寡之人不能育其子則變而從權以

為宗祀計耳豈諸侯之冢婦而可以再適乎惟未嫁而守義

其母欲奪而嫁之于禮未為失而共姜以死自誓更為卓絕

之操雖於禮似過而過以成仁可以愧夫淫而失行如宣姜

者矣此詩所以不可不錄也

張元祐曰栢堅實而在中河以比志節之堅而飄泊無依也

共姜未嫁而世子歿以死自誓必有哭臨之禮故渡河之衛

而作此詩即物以起興也按國語丹朱憑身以儀之注謂憑

依其身而匹偶之與此儀字同義呂氏云以夫為法者非是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

古人用字常多反言如謂治為亂謂馴為擾謂潔為汚謂始

為落謂香為臭謂匹為特是也六書之外別出一義古今人所未究也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藋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埽茨則傷其手以興道中藋之言則汚

其口中藋謂室^中構結深密之處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藋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通作攘謂攘而除之也與雅獫狁于襄義同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藋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_々佗_々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

序曰刺衛夫人也夾漈鄭氏曰詩有美刺不可以言語求觀

其意可矣其美是人也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

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朱芾斯皇是

也其刺是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

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赫_々師尹副笄六珈是也按笄

若今之簪橫挿于副上周禮追師謂之衡笄鄭康成曰垂于

副之兩旁者非是左傳衡紃紕紕衡即筭也六珈副上之飾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脣鬣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
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周禮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諸侯夫人當得揄
狄以下狄與翟同以雉形為衣飾蓋染絲而織之非彩畫也
說見虞書毛傳曰翟羽飾衣也孫毓以為衣不可以羽飾然
左傳楚莊王有復陶翠被是羽飾也但非禮服耳此章之翟
與下章之展相對當是二狄無疑掃以摘髮若今之篋用以
為飾蓋燕居有之非禮服也天帝至尊也言如此之人胡然
而尊之如天如帝乎云爾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紕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
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展衣即周禮六服之一鄭司農謂展衣白孫毓謂展衣赤據
經文璫兮宜從白為是璫說文云玉色鮮白竹竿巧笑之璫
是已或云璫兮者謂縹緜蒙其上則與下文不屬縹緜即周
禮之素沙紕袿說文或作褻絆云私服也言素沙為私服而
以展衣裳之也以縹緜紕袿為二物者非是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刺奔也晦翁曰豈有欲刺其人之惡而反自陷其身于
所刺之中乎其言誠辨矣然云誰設問明屬從旁揣摩期我
數語正形容其思耳思其人則思其期我要我送我并思其
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妄想遊魂心口間歷々自擬如此々思
所必至非已有其事也衛之沫鄉歲當采唐采麥采葑之時
必有士女雜然競游者淫風已兆恬不為怪詩人所以及其
未成而直發其流連蕩佚之思使不得自匿彼將恣然而自

止也如謂此等之人已安于為惡不畏人知則何必以采唐

采麥采葑為名也哉晦翁曰以是為刺殆不免于鼓之舞之

又曰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夫苟稍

知禮義則以是為刺亦足以戒矣若不無耻之人將不齒于

其國而立其詞于詩其鼓之舞之也不更甚乎此後學所深

疑也古今狹邪諸篇未有指斥貴族之女者如子美麗人行

豈得不為刺詩况如此之傲于未然者乎沫今河南衛輝府

地桑間漢上在今山東濮州與此絕不相涉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穀梁春秋定十五年弋氏卒左氏公羊氏俱作妣氏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盖古鄘國之後去邑而以為氏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序曰刺衛宣姜也何玄子曰此娣妾之詩兄女兄君女君皆

謂宣姜也按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是娣于

姊得稱兄矣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娣于嫡得

稱君矣史記曰衛自惠公朔讒殺太子至于懿公百姓大臣

皆不服常欲敗之是惠公乃國人所深疾也使此詩作于國

人胡為而托惠公之言哉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序曰美衛文公也春秋書城楚丘穀梁以為不與專封則文

公之受封者于義義不應美而美之者以遷不出境在齊不得為專封在衛不得為私受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周禮太卜之職國大遷則貞龜是為遷國之詩無疑也楚丘城杜氏通典云在滑州衛南縣即今直隸滑縣地蓋自曹而遷此也鄭氏謂在河濟間乃古之河道正出于此杜氏以為成在成武者非也景山寰宇記云在澶州衛南縣東南澶州即今開州與滑縣相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匪直也人：即民也謂不但于民事操心篤至也註中似以人指文公語覺未順秉心塞淵蓋頌美中寓戒勉之意周禮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六閑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左傳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四馬為乘計之則一千二百匹正與六閑之制相合此詩云駉牝三千者鄭康成云衛之先君無叩鄰衛而有之故馬數過禮制此謬說也蘇子由曰可用者三百乘其牝牡乃

三千嚴華谷曰革車不用牝馬此說差近按周禮技人凡馬
特居四之一注云一牡三牝欲其生之衆也要此亦祝頌之
辭是時方作楚宮安得便有此教耶爾雅曰駉牝牡玄駒
裒駉言牝者駉為最良此詩亦舉其最良者槩之耳

蝮螭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序曰止奔也按禮坊記曰刑以防淫命以坊欲大抵人動于
欲則不可遏且處尊位而自逞刑所不得加一念及于天命
則福善禍淫盖有凜然可畏者矣此詩所以終言知命亦止
之于其所懷也如其既奔豈可及止哉舊說主理以言命則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未有此等之人可言維皇降衷之
理者

遠父母兄弟言父母兄弟皆遠之而獨依其人以終身其事
至重不可苟也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爾雅崇重也重朝謂連朝也今驗之虹在東則晴在西則雨
雨亦不止于終朝也故嚴忌讀楚辭曰虹蜺紛其朝霞兮夕
淫以霖雨程子曰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人所醜

惡朝隣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于陰則理之順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序曰刺無禮也按左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
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故春秋時賢士大夫往以人之一言一動決其生死誠非
誣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

子曰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序曰美好善也或疑彼姝者子非男子之稱按莊子有暖姝
者暖姝而私自說也是姝者自好之貌

軍前之大旗曰旄則達旄今但曰干旄則是無旗之干單
設旄而已蓋亦設之車上以號令者即纛也孔氏以為九旗
之干皆有旄者非是

子曰干旗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爾雅錯草鳥曰旗郭璞云即曲禮載鴻及鳴鳶之類按草者獸草即虎皮貌貅也錯者參用之也則旗之不設旄可知古者一車不過駕四馬而已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五馬之制自漢始也然夏書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古蓋有六馬之制而五馬之制亦必不始于漢矣意者常則駕四而五之六之者乃其曠典歟

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爾雅注旄首曰旌周禮析羽為旌或注旄或析羽以代旄也祝屬同音故古字通用

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張元祐曰說詩者泥于父母既沒禮絕歸寧多以馳驅為非實事夫處變事者不可論以安理經絕痛者不可責以平心國破君亡仇不共戴而可以居常論乎且下云既不我嘉視爾不臧皆覲面對質之語豈可以子虛解也按是詩許穆尚在夫人必請命而後行豈有已行而大夫不知者蓋亦將然之事耳意穆公初許之後以大夫之諫而止也

悠：者欲至之心急則愈覺其難至也跋涉謂往衛也遣大夫而止夫人故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不遠言許之去漕不遠也既不復往則轉見其易至人情大抵如此

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胡休仲曰衆穉且狂謂許人赴難恤災之義不切于心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是時衛之婚姻莫如齊宋宋桓夫人已出而齊桓又緩于救衛故夫人未決所因耳大夫即往衛之大夫相助為謀雖曰多方其情未必切至不如自往之為得也

衛

淇澳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按此詩皆就成德後叙述故首章六章

以四如言次章以服飾言總是狀其有匪之象耳
大雅瑟彼玉瓚瑟者縝密之義左傳倜然授兵登陴倜者武
毅之意縝密武毅總是欲不能侵而已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倜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緩兮

周禮弁師職云諸侯玉瑱則琇為玉名可知毛傳云天子玉
瑱諸侯以石不知何據

瞻彼淇澳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較說文作較云車轡上曲銅也蓋車上橫木謂之軾上復
有橫木以曲銅為之關扼使不易激謂之較即今所謂較也
出于車外兩端皆有謂之車耳亦謂之重較言車之寬綽稱
其德之寬綽也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序曰刺莊公也按莊公末年寵嬖人之子棄老臣之言賢者
知其必亂故見幾而去一往不返觀其寤寐之間自言自歌
中有無限深情非徒曠懷高蹈者也夫賢者用世豈甘終隱

以此未矢則時事可知已故詩人為公陳之以諷切焉考槃
註中二說當以陳氏之說為近家語孔子自衛還息于鄆作
槃琴以哀之則槃為絃屬考猶叩也世傳孔子有槃操
考槃在何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邁毛傳云寬大貌說文云艸也合而通之蓋取包荒之意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軸用行之具也告爾雅云請謁也蓋有用行之具誓不請謁
以干進也

碩人

碩人其頰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

序曰閔莊妻也莊公昏惑故只就世情鋪張末章結以土地
之饒人物之盛以見庶姜庶士皆由風氣所生則宮中貴人
其為山川所特鍾者更可知已何可忽視之也莊姜之不見
答為衛國禍亂之本故詩人深致惜焉

國君夫人翟衣嫁以其染絲而織之故謂之錦說見虞書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景與聚通邢在今直隸邢臺
縣周公之後譚在今山東歷城縣嬴姓子爵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碩人教之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之翟茀以朝大夫成退
無使君勞

何玄子曰無使君勞恐以勞故而簡于禮非所以重大婚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濊之鱣鮪發之葭葢揭之庶姜孽之
庶士有揭

鱣黃魚鮪鱖魚形相似今混稱鱣鮪發之韓詩作鱣魚掉尾
也孽之爾雅云戴也注首戴物貌蓋莊重之意揭與偈通莊

子偈之乎揭仁義注用力貌蓋強壯之意文選注引伯兮揭
兮揭亦作偈

祗

祗之蜜之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皆寓言也枉己以徇人者必有斥辱之
患故借棄婦以深傲之谷風同為棄婦之詩而不得為寓言
者其詩不言事實特泛刺國俗耳此則專指一人詳叙始末
苟非別有寓意一婦人之失行何必形容曲盡乃爾且末後

之數語意寄深遠豈獨為婦人道也晦翁以為非刺詩者亦疑自陷于所刺之中耳然儆戒之詞不疑于自陷如謂棄婦自作則文君白頭吟何嘗有一語自道其醜如此詩者
蚩：抱布喻在上者無知人之明徒挾微祿以招搖也無媒愆期喻在下者既慕榮寵又畏名義逡巡瞻顧且前且却之狀也頓立在今直隸開州復關今滑縣東北有復關堤正與開州相近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垣望不見而泣是畏名義之心終不勝其慕榮寵之心也假之卜筮所以固其志也益以財賄所以厭其欲也總以喻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情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士耽可說喻以上拘下不失為慕義女耽不可說喻以下拘上不免為趨勢也如實指男女而言則士耽可說豈不為害道之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或指來時或指去時總與上下文義不貫此蓋言奔走經營不避艱阻也不爽謂無媮惰之失也如但云過不在己與女既不可說相矛盾矣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猶采薇之靡室言不有其室而勞于外也即漸車帷裳之意婦人無外事而云靡室以此益知其為寓言也如車來賄遷而即云貧三歲為婦而即云老摠非實語可知言既遂

為室家之計既遂也

及爾偕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淇岸隰泮以地之有涯與人之有禮以自制也總角女子許嫁則笄未嫁之時為總角以喻未仕而隱居也言笑晏晏者從容言笑甚安靜也信誓旦旦者以信義自誓至光明也反鄭箋云復其言也不思其反者感于欲而動則不思復踐其信誓既踐信之不思則一念之誤遂為終身之玷雖有勞績亦何足錄哉荀文若之飲藥周子南之槌床一失其身悔何

及矣禮表記引此以証諾責意亦與鄭箋合但鄭謂已與其夫笑言相誓則與總角之語不合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得其解矣

竹竿

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序曰衛女思歸也此詩與泉水相出入蓋亦憂衛國之將亂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北方無竹獨衛有之故寄思于此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追憶來嫁時所由之道風景依然在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瑯佩玉之儺

追憶未嫁之時燕居情景又歷歷如此而今已不可復得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今日山川猶故風景恐其或殊故思乘舟一遊庶幾自慰耳

芄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

宣姜則惠公之無知明矣此詩人所為刺也

芄蘭之本不勝其支與童子之德不稱其服內則云子事父

毋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未冠筭者佩容臭故知觿為成人之佩悻兮形容垂帶之長常恐躡之之狀

芄蘭之葉童子佩韞雖則佩韞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悻兮甲為十干之首故訓長

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箋以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嚴華谷云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至狄入衛之後戴公已

渡河而南此詩之作在衛未遷以前宋桓尚在襄公未立也信如此則夫人之歸勢自阻于桓公非止于禮義者此詩何為見錄按楚丘在今北直滑縣古今河勢遷徙不常或出其南或出其北度文公遷時必在河北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何氏注崇重也不崇朝言一朝也蓋本之爾雅鄭氏注明堂位亦以崇牙為重牙重疊之義與崇相近此獨訓終于崇義未合

伯兮

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受為王前驅

序曰刺時也鄭箋云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即此事也按春秋所書從王惟此而已豈宜以是為刺所刺者王政不綱諸侯犯上將有喪敗之辱故托于閨思至痛心疾首而不能忍置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者言旱災也春秋伐鄭之下即書大雩書螽可証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蓋上多驕恣則下多愁怨而恒雨之罰應之上多過差則下多亢逆而恒暘之罰應之故五行傳以恒雨為伏戎之兆恒陽為失衆之占也當是時鄭未有罪于王易其田又奪其政此鄭之滿不服也又輕身以伐之卒致撓敗而王命自此遂不復行于天下此春秋之一大變旱災所自來也爰即後世之祭戲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鄭在衛西南而云自伯之東者蓋衛人為詩而托于王人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通篇皆賦忽攬此二語其即時事以起興無疑時事如此則思伯之中便含無窮憂慮首疾其甚小者也故曰甘心焉得諼草言楮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稽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合歡木也萱草也鄭
氏通志以合歡忘憂為一物晦翁從之其實非也心痲者其
憂益深故其病益深也

有狐

有狐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所刺是上不恤民，若饑寒也狐尾重
難以渡水唯聽冰合無聲則渡在淇梁者冰之始堅祈寒之
候也故憂其無裳無衣無以禦寒反不如狐有尾毳以自溫
耳韓詩外傳引此詩而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
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王后親蠶先天下而憂其衣
與食也此得其正義矣

綏，毛盛而華，綏貌荀子綏，然其有文章綏者旂上飾也
有狐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通作礪列石水中踐之以渡也帶所以繫衣無帶則衣敝
可知不特無裳矣

有狐綏，在彼其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美齊桓公也按齊有大功于衛反以木瓜木桃李當之似屬不倫或云小物猶當厚報况大功更宜何如詳玩詩詞殊無此意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當時衛人必有為此議者故詩人因其議以曉之謂有裨于我雖係薄德亦當厚報非徒為報而已將使之感激而益勵于為德我得長與親附賴其維持也君子之待人也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夫子作春秋而與齊桓亦猶此意也本草木桃李皆木瓜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王

以王次衛殊不可解鄭氏易之以殿國風亦無所據今從毛傳可也焦弱侯云風之與雅體制不同其聲風即二南亦係之風其聲雅即正月亦係之雅鄭氏以王室既卑賤而為風者非也卓去病曰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主之曰周召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主之曰王猶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意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閔宗周也按悠：蒼天此何人哉想見其拊膺頓足聲淚俱下也鍾伯敬曰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為固然不復知此為何地矣豈得不痛哭季彭山曰岐周舊地已盡封秦豈使故宮得為禾黍不知平王九年秦徙汧渭則廢而不治或藝禾黍焉事固有之也

黍與稷一類粘者為黍不粘者為稷古人通謂之黍故記勝之書但有黍而無稷離：分布之意

彼黍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彼稷之實行邁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稷與黍俱有早晚不同稷則或苗或穗或實黍之離：無異文者分布之義于苗于穗于實皆可通也猶之鉦人伐鼓蓋互文耳木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序曰刺平王也按此詩祇是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詞而方人于畜謂畜之出入有期人之于役反畜之不若此其刺王也深矣何玄子曰此篇與揚之水意義相類或即成申者室家所作此本于偽申培詩說要為不謬

不知其期恐行役之不休也曷至哉恐調遣之無恒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揚子太玄曰軸折衡捐四馬就括方言曰括關閉也牛羊本作羊牛鄒肇敏曰杖杜采薇亦曰繼嗣我日亦曰匪載匪來

亦曰載饑載渴與此詩不甚相遠彼述之自上此述之自下而民情舒鬱遂由此以大異也

君子陽

君子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也詩曰樂序曰閔者蓋以君子而執簧執翻時事可知己以此為樂豈其心哉中有所甚憂者聊以此遣懷耳

房即小寢繫于路寢故言房玉藻云君適小寢釋服蓋燕間之所居也

君子陶：左執翻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陳祥道云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則翻者蓋若今大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刺平王也平王忘不共之仇而懷立己之德天理滅矣詩人不忍直斥而以不均為刺亦可以見戍申之事為人情之所不與而二三弱卒出于勢迫者矣嚴華谷云不流束薪

喻東周衰弱不能號令天下也歐陽永叔曰彼其之子周人謂他侯國之當戍者也按括地志申在今河南：陽縣北呂在今南陽縣西古所稱強宛其力足以自守平王特戍之以示德耳何玄子曰國語史伯言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弑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輿地記新蔡縣有古呂國王伯厚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

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者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中谷有雅

中谷有雅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序曰閔周也凶年饑饉上不能撫綏其民至于室家相棄也郝仲輿曰有女仳離非婦人自道之語

何玄子曰雅荒蔚也毛鄭誤解為離之為雅即莢也從草從隹音完雅之為雅從草從隹音隹字相亂而實不同

中谷有雅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斲矣條其斲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草之長茂者也長茂者稍能早而亦為所嘆則嘆之甚也至嘆其濕則又甚矣禮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使其如何不淑

中谷有雅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嘒其泣矣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兔爰

有兔爰々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

寐無吡

序曰閔周也小人幸免君子受禍不止一人一事故曰百罹
偽子貢傳謂指周殺萇弘事亦近似然一事不得云百罹
且敬王之世不得云我生之初尚無為也

尚寐無吡晉士燮魯叔孫婁之祈死正與此同意蓋亦一時
感憤之言左氏謂其祈死而死安也

有免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
寐無覺

郭璞曰罟今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

有免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
寐無聰

爾雅罟罟也罟謂之罟是罟與罟為一物但罟大而罟小耳
葛藟

絲：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平王東遷棄其族屬或迫于戎難家室
分離而莫之振恤故作此詩以自道其困苦雖無一語怨王
而以葛藟為喻則王之不能庇其本根意亦可見矣左傳宋
樂豫之言是也謂他人又甚言之耳子美哀王孫詩云但道

困苦乞為奴播遷情景大抵如此

絲、葛、藟在河之漢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絲、葛、藟在河之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懼讒也采葛以為絺綌采蕭以供祭祀采艾以療疾病
比為君者攬接醫士大夫以圖政事也一日不見者不見其
采也一日間阻隔蔽橫生或以葛與蕭艾為不宜采將終不
見其采也故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

刀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大車

大車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序曰刺周大夫也季彭山曰妻為夫所棄誓死不嫁其夫衣
毳乘車而出妻見之而作此詩頗得此詩之旨序云刺大夫
者蓋刺大夫富貴而易妻也亦詩人托為其妻之言

周禮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鷩者有文之鳥毳者有

之獸即虞書之華虫分之為二章也鄭氏以毳為宗彝者非
是詳書畧記爾雅莢亂郭璞云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
之荻與葦異種如莢者言其色之蒼也

大車毳衣言其車服之赫奕也子即爾俱指大夫也東門之
墀末二語亦如此畏子不敢者言畏其怒而不敢近也形容
驕貴之氣不肯稍回矜睨情狀宛然

大車噶：毳衣如璫宣不爾思畏子不奔
陳用之曰莢色玄如莢言其衣璫色赤如璫言其裳即鄭氏
所云玄衣纁裳也衣裳之大名總謂之衣

奔者相追隨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猶祿也即論語不至于穀之穀同穴非必同塋兆言生不
享爾家之祿死終作爾家之人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

序曰思賢也毛傳曰是去思也蓋丘中境埆盡有麻麥乃子
嗟之所治也賢者失其職故丘中之人覩物興思冀其復來
耳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以下稱上之字古常有之

與人之誦子產亦然至其語意不在此正草野口吻
施之鄭箋曰舒行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傳曰子國子嗟父此語不應妄撰必有稽據推本其德歸
之于父厚之至也望其來食宛然家人父子上下一體之
象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貽我佩玖言其惠我者至厚也玖說文云玉黑色者

鄭

郝仲輿曰周室東遷鄭為輔諸侯無王鄭為先故鄭風次王
謂鄭無王者謂繻葛之戰也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序曰美武公也張元祐曰考史記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
人則桓公殉難之時武公猶童穉耳君父大難不驚不怖纒
經從戎垂髻受命緇衣之服彌光矣故詩人借平王口語一
再咏嘆以寫其愛慕無已之意如此

緇衣朝服諸侯與其卿大夫皆服之但以冠冕為異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以其人之德益見緇衣之美好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以其人之德益見緇衣之盛大毛傳蓆大也本爾雅文

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序曰刺莊公也按莊公多內寵諸公子爭立其臣有私結納
于公子以相傾者莊公不知也詩以諷之而托為公子戒之

之言蓋言其密也不可不深察也魏風揚之水云不敢以告

人亦猶此耳稱諸兄必在少者其子疊子儀之流乎事雖無

考然祭仲曰三公子皆君也則當時之事可想見矣舊云託

為莊公拒祭仲之詞則踰里踰墻父母諸兄語殊不類

踰里踰墻踰園踰越禮而私交也折杞折桑折檀踰毀傷其

兄弟也無踰無折恐形迹顯露也父母謂莊公也諸兄謂諸

公子也人之多言謂國人也或以先後次序為疑則清人作

于文公時乃先于有女同車矣又何疑于此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

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序曰刺莊公也嚴華谷曰二叔于田皆美段之材武無一辭

他及而序以為刺莊公益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

按仁者汎愛之謂好者款洽之謂武者馳騁之謂詩人之意不過謂里巷狎邪要結黨與叔為之主萃耳非託為國人之

稱道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于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謁暴

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序曰刺莊公也何玄子曰左傳莊公封段于京始有京城太

叔之號此詩之作蓋在受封後也呂東萊曰鷲鳥將擊必匿

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所易也詩人乃

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褰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磬馭馬曲折如磬也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嚴華谷曰言其洋洋得意如庖丁解牛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蓋已氣陵其兄矣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序曰刺文公也公子素所作按春秋書鄭棄其師則責在文公不在高克明矣此詩但言高克之遊戲而文公之失自見詞在彼而意在此風之體類有然者此篇其証據也清在今

河南中牟縣

清人在消駟介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道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王翦軍中投石超距則以為可用左旋右抽正士卒可用之時也將不以之禦敵惟以脩飭儀衛而已詩人所為刺耳箋言將在鼓下御者在左戎右在右此惟元帥之車則然若他將之車則御在中而將在左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是樂伯為將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散是為將者居左矣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序曰刺朝也援彼以刺此也凡刺其人而外之則稱彼有美其人而稱彼者非已往之人則未見之人也此詩蓋追憶昔日之大夫所見多賢者而歎今人之不然故曰刺朝詞在彼而意在此也鄭文公時叔詹堵叔師叔為政管仲富辰皆稱為三良繼此而為政者公子歸生傳稱其仁而不武以與于弑君此詩之作其在歸生為政之日乎曰舍命不渝曰邦之司直或以刺歸生之依回耳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羊篇毛傳曰古者素纁以英裘英釋文音暎蓋以纁飾之

相為掩暎也彼用五曰五紵此或用三則曰三英未可知耳
毛傳訓此乃曰三德蓋首章之侯既訓為君則此之三英自
不得為裘飾矣今從韓詩訓侯為美則三英之義自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序曰思君子也君子不得志而去故國人思往留之也寔速
也速故猶言速還其故也速好猶言速歸于好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寔好也

女曰鷄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序曰刺不說德也鄭之風俗以弋獵飲酒為娛其賢者則因
之飭琴瑟宜家室而已中有賢婦乃勸其夫以親賢樂善故
詩人述其夫婦相告語之詞以見好德之懷不出于男子而
出于婦人以是為刺也

男子所以克家者不在弋獵而弋獵亦名教所不廢貞不違
俗樂不忘勤可謂賢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獵以供祭祀賓客詩不言而言夫婦飲酒者尋常燕私人

所易忽于此而靜好則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雜佩蓋男子之佩如紛悅組綬之屬乃婦人所為故贈自婦人也若婦人之佩男子何用即男子之佩非婦人所為者又何必贈自婦人

孔疏云曲禮凡以苞苴篚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以遺人物謂之問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序曰刺忽也嘗讀春秋傳鄭忽事乃當時賢世子也立為君而不稱伯既弒又略之不書以為必有缺文及讀詩序亦俱稱名恰與春秋相符此必有其說矣考其時宋之力非強于鄭也納突之時以鄭國之衆無一矢相加遺而忽之復入也突因櫟人以入櫟遂如兩君然則國人之不與忽明矣詩皆刺忽亦其明証也夫子作春秋于忽之出奔書名復鄭僅書世子則夫子之不與忽亦明矣夫忽固世子而且賢也夫子不與之者何也當時諸侯之立皆不請命于天子夫子之所

與者亦視夫民之所與而已民之不與忽者非_非以忽之失大
援也當時忽辭齊昏而魯遂昏于齊然即之師齊反助忽以
伐魯而謂忽以辭昏失大援真謬說也且忽為世子救齊有
功齊方賴之以如此之才而能治其國又何假于齊援乃倉
皇被逐不能得一人之死力及其復位知高渠彌之不可用
而憤_二用之一似喪心志而病昏惑者以此詩參之大抵既
立之後荒于色而耽于佚游棄國事身謀于弗卹一如後世
李存勗之為人此人心之所以弗附也後漢楊賜傳上封事
云春秋兩蛇鬪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此得之矣史記衛靈
公與夫人同車而出招搖市過之夫子以為醜注謂招搖猶
翱翔也此曰有女同車將翱翔將翔正與其事同故詩人覩其
荒淫而復思齊女之賢惜忽之不取也作詩之意固自正大
而學者據左傳以說詩不知傳之所佚者亦多矣乃不敢于
傳外詳思詩義而必強詩以從傳遂使聖人之詩教等于祭
仲一時之譔說宜晦翁之力辨而深斥之也然併首語而廢
之則又過矣

張元祐曰毛傳同車親迎也按昏禮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婦至揖以入則親迎未有壻婦同車者觀此則同車不謂娶

婦明矣毛傳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間謂納于珩與衆玉上下之間都會之所必閑習禮法故閑習為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之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德音有賢譽也齊侯之復請妻忽者非文姜乃他女也他女必有賢譽故詩稱之孔疏云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稱孟者詩之稱孟如桑中所刺豈必皆長女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在且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焦氏易林云視暗不明雲蔽日光

不見子都鄭人心傷其義亦與序合

高：下：無地無材以興一國之大必有賢俊也上二句以物興人下二句以貌比德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摯兮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序曰刺忽也君不足以倡其臣自為謀也摯兮者國勢危也風吹者難將及也叔伯者群臣自相謂也倡和者協力以圖國事也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如此以此思

之國人之與突而不與忽豈得已哉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狡童指權臣也
凡稱狡童狂童以其狂狡目之為童非實童也不與言不與
食驕亢之貌維子之故咎忽之任之也不能餐不能息憂國
之將亂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思賢者之來正己也若云子如念我憂國之
誠庶幾不避艱阻一出而匡其不及如或高尚其志竟不念
我則我之所與共事者豈曰遂無他人其如狂童之狂也子
能坐視而不一救助乎狂童指共事者溱洧俱出今河南密
縣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士狂童之狂也且

丰

子之羊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序曰刺亂也公子五爭莫知所主為其臣者皆懷二心故詩人托為婦人送夫之語以刺之子之羊喻其君之美也俟于巷喻其君之有禮也悔不送喻懷二心者後必有悔也末二章喻反正而從一則有安榮之樂也叔伯猶兄弟喻同僚也其君雖未必賢其臣之志則正矣作此詩者殆原繁之流乎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說文云美言也

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衽純衣即祿衣也衽者裳有緣也若后夫人則用錦即禕衣二狄是也此為寓言固無所拘而婚禮上攝一等或者鞠衣展衣亦以錦為之未可知也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茹蘆在版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序曰刺亂也在上者不求賢以致治使賢者遁跡而不出亂何時可已故詩人刺之東門隱者所居之地也此與風雨皆思君子之詩而獨曰刺亂者彼幸其可見此傷其終遠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予不我即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雞鳴離群索處朋友之懷于此為甚云胡不夷此未見而設想詞氣固自如此晦翁以為輕桃狎昵則隲桑之詩與此何別彼何以貞此何以淫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禮注云膠之為言糾也蓋與風雨之聲相亂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子衿

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序曰刺學校廢也學校不脩朋徒離散故賢者傷之而作也晦翁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乃釋詩則以辭意儂薄斥為淫風豈以挑達二語耶是詩人憂之詞非喜之也

毛傳曰青衿學子之所服不往程子曰不往教也

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傳曰佩玉也士佩孺珉而青組綬按玉藻士佩孺珉而

緼組綬此云青者士之等不同也毛必別有所據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在城闕鄭箋云以候望為樂一日不見如三月者毛傳云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序曰閔無臣也賢者閔其君之無臣相戒以和衷而協力也兄弟謂僚友之同志者蘭相如之釋憾于蘆頗也曰秦之不取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語意正與此詩相類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中聊樂我員序曰閔亂也處亂世而競紛華召禍之道故君子有所不取惟安貧遠患聊以自適而已有女如雲特舉人情所最艷者言之意之所指不止一端也舊說以為被棄之女則不應以如雲或以為淫奔之女又不應引以自較

如雲指衣服之紛華唐詩所云雲想衣裳者是也故下以縞衣綦中言之

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闈曲城蓋門外副城鄭箋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是
如荼者蓋以喻衣服之飄揚也思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與士
曰既且同義此云思且者謂思之所向往也茹蘆鄭箋曰染
巾也何玄子曰巾即紛悅綦巾茹蘆一是紛一是悅耳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序曰思遇時也君子不出澤不下流詩人思遇明時而依君
子如蔓草之得露也故以蔓草起興詩多設詞此詩之言邂

逅猶漢廣之言秣馬也以美人為君子詩中往、有之張衡
之賦四愁云效屈原亦未詳詩義耳子太叔以擬趙孟子蓄
以擬韓起孔子以擬程本必非男女相會之詩明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偕臧謂君子樂得其志吾儕小人樂得其欲也

溱洧

溱與洧方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以勺藥
序曰溱洧刺亂也政事不脩男女無別是之謂亂詩人之刺

罪累上也

漆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藥
齊

郝仲輿曰諸侯之植黨實始于鄭而齊繼之故次齊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序曰思賢妃也曰思此必近世之賢妃詩人所及聞見故其
叙述曲盡如此書傳言夫人御于君所太師奏雞鳴于階下

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夫人入庭立
君出朝世衰此禮久廢故夫人自告也季彭山曰天將曙蒼
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季彭山曰天未大明月尚光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

蠹飛薨之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序曰刺荒也此為刺詩而自陷于所刺之中誠不可解然曰

刺荒明指其君之從禽無厭狎昵群小也不忍斥其君而曰
我猶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微子之告父師少師曰我用沉
酗于酒我其發出狂也還儂言其機智茂好言其容貌昌臧
言其伎藝稱譽之中便有譏刺之意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序曰刺時也時齊君不親迎故託為嫁者之言以刺之按魯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則其不以不親
迎為非禮可知矣不以不親迎為非禮知齊國親迎之禮廢
已久也其君不親迎卿大夫士又何刺焉毛傳以首章為士
次章為卿大夫三章為人君固非也鄭箋以為皆言人臣亦
非也或以為即刺魯桓之詩益陋矣

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宇、即著也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
視朝所宇立處也蓋即孔子所謂樹塞門者是豈人臣所宜
有其言人君無疑何玄子曰周禮典瑞職云王圭繅藉五采
五就公侯伯圭繅三采三就弁師職云王五冕皆五采玉諸

侯璿玉三采夫諸侯之纁與玉俱用三采則懸璿之纁何獨不然所云素青黃三色者正諸侯之纁也瓊說文云赤玉也毛傳以為美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璜無用石者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序曰刺衰也東方之日之始升也履我即相依而止也喻

治道方盛則賢者嚮風而至也東方之月之始虧也履我

發相踵而去也喻治道將衰則賢者見幾而作也彼姝者子

與干旄之詩正同日出而來月出而去非淫奔明矣釋文云

本或作刺襄公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序曰刺無節也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歸咎于

挈壺氏不能晨夜猶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云爾

東方未晞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不能晨夜不嵐則莫

南山

南山崔嵬雄狐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序曰刺襄公也篇中或刺文姜或刺魯桓總以襄公主惡也
故首以襄公

綏：毛盛貌以喻妖淫之氣充盈于外也

芻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物各有耦故芻屨之賤必兩不以其多而可亂也冠綏之貴
必雙不以其少而可益也纓之垂者曰綏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衡從其畝古耕法也齊民要術種麻法曰耕不厭熟注謂縱
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蓋
以桓公三年文姜歸魯此時已無父母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

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杜氏曰不繇媒介自與齊侯會
而成昏非禮也此特言議昏無媒若行禮之時必假手于媒

介矣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騫々無思遠人勞心忉々

序曰大夫刺襄公也按襄公討鄭而殺子亶伐衛而納惠公

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間弗能防制之以至篡弑此忽近

圖遠之明據也

毛傳以甫田興遠人遠人指諸侯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

其心耳

無田甫田維莠騫々無思遠人勞心忉々

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章語意隱然指公孫無知也襄公之絀無知以其弱也故

弗之忌詩言弱者忽已壯矣奈何狎視之者竟弗覺也楊升

菴曰周官有卬人卬人者金未成器也猶童未成人故借作

童卬之卬

盧令

盧令々其人美且仁

序曰刺荒也國語桓公謂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

不聽國政則此為刺襄公明矣不敢直斥而泛指獵人以為

詞曰美且仁者嗤之也檀弓叔孫武叔之喪尸出戶投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其語氣正類此

仁者與人狎昵不為嚴厲之色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鉤其人美且髡

且鬢且髡猶猗嗟之言美目清揚也至于鬢髮而所美益末矣

敝笥

敝笥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傷魯之不振使文姜既絕而復歸也文姜與弑桓公在齊未歸春秋書之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是絕之于齊也絕之于齊而書孫于齊是夫人自絕于魯也絕而復歸之而如雲如雨如水此敝笥所為刺也按諸侯夫人于父母之國大歸則稱歸非是則稱歸寧或稱如無徒稱歸者

鰈毛曰大魚鄭曰魚子按魚子自名鰈非鰈也毛據孔叢子其大盈車之說以為大魚然此亦偶爾非鰈之大盡盈車也以配魴鱣言之當是常魚耳

敝筍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筍在梁其魚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韓詩作遺，言不能制也。蓋遺有脫止之義，故曰不能制。毛傳亦訓出入不制，當與韓詩同。唯遺古字音同通用。

載驅

載驅薄之，箄篥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郝楚望曰：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春秋以文姜為主，故先文姜。此詩以襄公為主，故先襄公。皆自治而後治人之義。

采芑韓奕稱方叔韓侯之車曰箄篥，碩人稱夫人之車曰翟。第陳祥道曰：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則此為襄公之車可知。以鞞鞞車所以為因漆之，以朱所以為飾。傳以為諸侯之路車是也。此既疾驅，彼亦發夕言相期之切也。

四驪濟之，垂轡灑之。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垂轡亦指襄公言至止也。豈弟言相會而樂易也。

汶水湯之，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出今泰安州萊蕪縣。

汶水滔，行人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教。

翱翔遊教皆盤桓不去之意唐書稱楊國忠與女弟虢國居
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之若禽獸然不以為羞其狀正與此
相類

倚嗟

倚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序曰刺魯莊公也莊公之罪莫大于忘讐故終之曰以禦亂
兮言有禦亂之才而不尋諸仇讐是可羞也偽子貢傳以為
譏狩禚之事良是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傳曰齊人
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曷為卑公刺釋怨也

人之貌以目為主故篇中疊言美目疊言清揚王充論衡云
人心慧而多采

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毛傳曰目上為名本之爾雅集韻作顛云眉目間也大射義
注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
取名焉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莊公朝于齊而因以狩故
所言者賓射之禮也爾雅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是姊妹之子
亦曰甥也

倚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舞非樂舞也古人燕飲之際酒酣嘗起舞以相屬莊公在齊甥舅之間或當有此

魏

郝仲輿曰五伯晉繼齊魏為晉滅故先魏而後晉蘇氏曰魏地入晉其詩疑為晉而作故列于唐之前猶卹鄘之于衛也

葛屨

糾之葛屨可以履霜摻之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序曰刺褊也上無寬大之政故下有褊急之俗詩人之刺罪累上也禮新有昏者上之人期不使而婦之在家亦三月不

執婦功

好人猶云秉禮之人也秉禮大家操作如此殆難為下矣

好人提之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古禮以右為上左為下故進必曰右一朝右之類是也退必曰左易曰師左次之類是也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序曰刺儉也美一二人以刺衆人也采莫采桑采蕢以物之可采興人之可取也無度言德之廣大如英言德之華美如

玉言德之貴重於公路公行公族之中獨為殊異則凡為公路公行公族者其纖悉而不廣大固陋而不華美猥瑣而不貴重可知已公路公行公族者世家之子風氣攸係詩人于此覘盛衰焉

汾出今山西靜樂縣陸農師云莫子如楮實而紅謂之乾絳吳越之俗謂之茂子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蕘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陸璣曰蕘即今澤瀉也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序曰刺時也姚承菴曰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焉家語果屬有六桃為下陸農師曰大曰棗小曰棘、酸棗也此皆果之賤者以賤果充籩豆喻以賤士備官職即下所云彼人是也蓋曲學阿世之流故國人莫知其非語類云園有桃似是此詩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

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當從爾雅為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兮行與子還兮

序曰刺時也政亂國危君子不可榮以祿也

十畝者甚言其處約也傳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止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板之詩以泄泄為戒此以泄泄為勸在野與在朝不同也在朝而泄泄是廢事也在野而泄泄是高尚其事也

伐檀

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序曰刺貪也美君子之不素餐以刺在位者之貪也故稱君
子為彼蓋對此而言也貍貍也今俗謂之猪獾呂東萊曰不
稼以下責小人也若曰爾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未嘗狩獵
貍何為而來獨不見彼河干之君子乎

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序曰刺重斂也蓋刺有司也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食人
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曰大鼠非鼯鼠也孔
疏曰言三歲貫女者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云三年則大
比謂校比其民之數而定版籍地官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及

郊則從而之之是大比之際民得徒矣沈子起曰願存諸心
德施諸事勞發諸言至慰人以言而猶不肯憮毒極矣直謂
無怨無德不敢必其得所也誰之永號謂無所控訴又不敢
必其得直也則所謂樂土樂國樂郊者亦妄想耳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良士瞿

序曰刺晉僖公也僖侯而稱僖公者諸侯之謚例得稱公不
特詩序春秋亦然意僖公春秋好樂而荒故作此詩以刺之不敢
直告其君而託為同儕相語之詞所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也欲戒其荒先勸以樂者操縱之間問正詩人之善導
也

毛傳曰聿遂也孔疏曰遂者縱始向末之辭言九月雖未為

莫亦遂至于暮也思居則為之計長久故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
好樂無荒良士蹶

思外則為之廣綢繆故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惱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

思憂則為之屏嗜欲故休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

序曰刺昭公也昭侯之稱昭公猶僖侯之稱僖公也晦翁謂
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是也然玩此詩詞亦同儕自相
告語非指昭公也昭公既立晉國始亂國人皆不自保故汲
汲顧影相勸為樂詩人述之以儆昭公使思所以自振而弭
亂耳嚴華谷曰爾雅榆白枌謂榆之白者為枌陸璣謂榆為
白枌非也婁繫也公羊傳牛馬維婁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

柎爾雅曰櫝也說文云櫝枕也枕即椿字陸璣云正名曰萬
歲蓋以櫝有億萬之義也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即此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究
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々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序曰刺昭公也凌濛初曰既云不敢告人乃明々見之篇什
何等密謀直同兒戲此蓋陽若為沃陰實聳晉猶廝養卒所
謂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深得詩人之旨矣此詩人之

機巧似溫太真之王敦其深心似狄梁公之于武后不避嫌

疑志在謀國也

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
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為諸侯之服也按素衣而朱純黼
領所謂裼以見美也端衣屬幅而已故中衣之領緣皆見有
裘則裼裘無裘則裼其中衣詳禮記畧記

揚之水白石皓々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々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知其子孫將有晉國焉
聊陸璣以為語助非也爾雅曰杞檠梅科者聊說文科高木
也是杞樹之高大者名之為聊也郭璞注杞似梅子赤色似
小柰可食唐本草曰即今山楂也楂與查同山楂低小者俗
呼為棠杞高大者俗呼為羊杞無朋謂晉之公族莫有與並
者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朶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民離則婚姻不得其時怨女曠夫適然
相遇既不能忘情又難于野合詩人為之太息而作此詩所
以諷在上者宜有以安集而會合之也三星毛以為參星鄭
以為心星毛以為婚期自季秋盡于孟春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乃會以仲春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隅在戶謂十一二月
及正月也晉失其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婚姻
之禮必在仲春火星未見之時三星在天謂三四月也在隅

在戶謂五六月也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按邶風云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云霜降而婦
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以數說証之
則毛說為長然但云殺止是以漸殺至仲春乃止也故挑天
猶謂及時今夕何夕正婚姻之候也首章子兮指女也次章
併指男女也末章指男也魯南豐曰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
辭也

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繁者子兮子兮如此繁者

杖杜

有杖之杜其葉湑々獨行踽々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序曰刺時也君不親其宗族骨肉離散詩人有孤危之惧焉
呂東萊曰胡不比胡不飲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彼行道之
人胡不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見有飲助也蓋深曉
晉君以他人必不相比必不相飲耳飲與次同二人相輔為

比衆人遞相輔為伙按晉自穆公貽謀不臧以致末大于本
五世相攻非同姓之必為禍也獻公懲之遂至盡殺群公子
以去其偏自是而後晉無公族之官者且數世詩之所刺其
在此與成公雖設其官而宗室漸衰至于六卿爭權晉國遂
分詩人早已慮之矣

有杖之杜其葉菁之獨行衆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羔裘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之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序曰刺時也鄧潛谷曰刺昵也昵故與好私人位也沈子
起曰晉惟世卿之用不恤其民而怨歸于公室也郝楚望曰
居之猶處之也即安之意究之體悉之意蓋言為人上者當
先自我人圖其所安察其所苦則豈無他人之賢者可與共
事乃維子之故與好是信是使也是不為我人謀而自為其
身謀也爾雅有不可曉者如晏之旦悔爽忒也居之究之
惡也皆不詳字義而以作詩之意為解泥之則謬矣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之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鵠羽

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蒼
天曷其有所

序曰刺時也刺征役不息也

鵠水鳥西陽雜俎曰能激糞著鷺鳥羽悉脫落盬池盬也凡
海盬皆由煎鍊而成惟解州池盬出于自然不費人力王事
靡盬言王事無不費人力者

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蒼
天曷其有極

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蒼
天曷其有常

梁即粟也古人名為梁今人名為粟穗大毛長粒粗者謂之
黃梁香味勝于諸梁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序曰美晉武公也詩序首語無不合者獨此序甚不可解以
武公為美是獎奸誨盜也即其請命豈真良心所發乎以為
其臣自美之則夫子不宜錄之是勸其從逆也然點序而
別為之說亦終不可通以為述其請命之意以著其事而陰

刺之則自為悖慢之言得無如晦翁所云自陷于所刺之中乎晦翁復起亦難以解矣或又以為辭若美之意實刺之所謂安且吉且燠者不過謂挾天子之命以杜衆口可免閭罪之師耳則纂弑大逆君子所切齒腐心何以詞意渾融若此又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衣服亦如之則七衣者諸侯之服六衣者天子之卿之服也武公以僖王三年代晉四年冬王命列為諸侯春秋莊十六年也五年即卒春秋莊十七年也自受王命以至于卒不及一年未嘗一入王朝安所得六衣而稱之或以變七言六為請命之謙詞夫請命而云豈無七衣是猶劉仁恭之謂梁使以旌節為吾所自有也又安得有退就之言其說之難通固不待深辨以臆度^之此詩所美非名備之武公乃唐叔之孫武侯寧族也叔之子燮父已改唐為晉矣武侯而稱武公猶僖侯之稱僖公昭侯之稱昭公也寧族事蹟雖不可考然既非後之武公則為前之武公無疑矣考之左傳叔虞入輔成王燮父入輔康王皆有分器以寵之則寧族必世其職可知此六衣所自來也豈曰無衣者謂諸侯皆七衣諸卿皆六衣也子獨德稱其服耳毛鄭以謚之相同遂與杖杜相次而強為

之釋後之異說紛然總不離乎名備之武公則雖說之極詳辨之極巧而終非義之通也姑識臆見以俟博考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有杖之杜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備以篡弒得國賢人君子莫之與也莫之與雖求之而不至矣杖杜喻孤立也噬肯適我言不肯也猶五子之歌云雖悔可追言不可也篡逆之主欲得人以樹黨故中心好之忠義之士耻踐土而食毛將何由而得飲

食之乎適與遊有辨適者將久居其國遊則時一至焉君子深惡而痛絕之即一至焉而莫之肯也曹操父子非不好士而三國人才惟魏得其最下亦以此耳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葛生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或以此為悼亡之詩藪蔓于域即此婦之夫所葬之地、在野中故先曰于野意亦近似然諱死而言百歲之後則猶是存亡未審不忍直

斥之語考左傳晉獻公二十三年之間伐我伐狄翟滅耿滅霍
滅魏滅虢滅虞嗜殺不已征役者皆有死亾之患故詩人托
為思婦之言以刺之也讀至末二章有不惻然憐憫者乎
首二句滿目淒涼之况故因以起興

葛生蒙棘蕪蔓于域于美亡此誰與獨息

蒙棘蔓域景尤慘淡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矣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獨居悵度日如年夏之日者無日非夏也冬之夜者無夜

非冬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按左傳獻公聽士蒍之謀
則去富子殺游氏二子及林氏之族乃城聚群公子而盡殺
之聽驪姬之譖則殺其太子盡逐其諸子天下之聽信讒言
為禍酷烈未有如獻公之甚者也

苓生于隰苦與葑生于田圃皆非山中之物舊以苓為甘草
非也爾雅藟大苦注云甘草卷耳苓耳注云胡臬說文苓卷
耳也則苓與藟自是二物藟生于山苓生于隰藺兮之詩可
証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秦

秦繼晉而霸故次秦

車鄰

有車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序曰美秦仲也秦自非子已為附庸之國比于子男矣仲以
本爵入為王大夫而禮樂始備故秦人述其車馬侍御及笙
瑟之樂而相與鼓舞從之也夫秦之強周之衰也而夫子錄
其詩者錄秦仲之能用人以禦狄難也不以子孫累其祖不
以喪敗累其忠矣未見而寺人傳命何其尊既見而並坐
鼓瑟何其簡易此與漢高之待鄴食其始焉踞床洗足既而

盛其供帳悉與已同者皆鼓舞豪傑之術此則較為得體焉
逝者其耄逝者其止自幸此身健在得與君子相周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張元祐曰有漆有栗有桑有楊便是富饒之象鼓瑟鼓簧則
非往時擊甕叩缶彈箏拊髀氣習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駟驥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序曰美秦襄公也秦本紀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于是始國蓋

自子男而晉為伯自附庸而列于大國也此詩誇其田狩之
事園囿之樂天子何為錄之錄襄公之功也襄公于周有維
屏之任于戎有不共之義其狩以講武固所宜也然則周以
岐豐畀秦夫子不以為非乎曰是非不相掩其功可尚岐豐
之地不可畀也于駟驥小戎則著其扞禦之功于蕪葭則刺
其專據之罪夫子之刪詩猶之作春秋也

在手謂磬控在手也媚子從狩見公所親愛之人皆材力蹶
張之士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儉歌驕

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摠見氣象整暇即蕭々馬鳴悠々
旆旌之意

小戎

小戎儉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朔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序曰美襄公也何玄子曰秦本紀莊公長男世父讓其弟襄
公為太子而自將擊戎曰非殺戎王我不敢入邑後為戎人
所虜踰年復歸此詩之作為救世父而出師也篇中君子良

人皆指世父溫其如玉亦有惜之々意戰陣乃武勇之事以

溫如王者當之故復仇之志雖切卒不免于被虜也此說最

確如從舊說則方夸車馬之美而忽以閨思叅之意氣殊覺

蕭索矣且出師之日而以如玉美其將士語亦不倫

儉毛據爾雅訓淺以解儉收則合以解儉駟未免支離按管

子叅患篇云甲不堅密與儉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儉者同

實房玄齡注云儉單也謂如單身不被甲不擁衆也故韓詩

以馬不著甲為儉駟蓋言其未戰時也則此之儉收當亦為

單義謂單軫無纒飾對下五檠而言也陰揜軌軾前曰軌軌

音犯考工記注云軌者騎式之所擬持車正也孔疏云色之青黑者為綦馬之色作綦文為騏玉篇云鼻馬懸足也蓋謂足不着地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騄龍首之合塗以履軌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溫其在邑進念昔日之形容也

伐駟孔群公矛鋈鏞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々良人秩々德音

良人善人猶黃鳥之稱良人也厭々安靜遇難不驚之意秩秩有常處變不亂之意

蕪葭

蕪葭蒼々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序曰刺襄公也襄公有功王室王賜以岐西之地耳豐鎬自在岐東未嘗賜也為襄公計宜率兵而西肅清邊徼奉迎乘輿返于故關此純臣之誼周人所禱祀而求也襄公遲々不進據有岐東故詩人致慕于伊人以刺之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澧水鎬水間也溯

泗而不得溯游而宛在者洛邑在岐豐之下流周先王之神實式憑之也隱然諷以奉迎之意葭蒼露白則離憂更切亦猶楚辭所云悲哉秋之為氣也史記文公十六年大敗西戎盡有岐西之地乃以岐東獻之于王則襄公之時據而有之明矣

蕪葭淒々白露未稀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蕪葭采々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終南

終南何有々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序曰戒襄公也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則岐以東久已為襄公有矣終南乃其境內之山也詩人美其衣服威儀而我以不忘謂不忘天子之命也壽考云者謂當終身以之耳因祝頌而寓規戒故辭曰壽考歐陽永叔疑此為文王公之詩謬矣文公既取岐西即以岐東獻之于王終南非其有也

終南在今陝西々安府

終南何有々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々壽考不忘

黃鳥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哀三良也張元祐曰三良之死左傳以罪穆公蘇子瞻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死而恐用其良蓋罪康公也序言哀三良穆公康公之失俱見

止棘以黃鳥之得安其身反興三子之不保其命也

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呂東萊曰訓防為當者如隄之防水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晨風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序曰刺康公也棄老臣而不用也君子指康公也老臣以其身之進退為國之安危故憂之憂之者忠君愛國之心也

以飛鳥歸于茂林興賢者處于朝廷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以山與隰各有其木興朝廷之上豈可遂無其人爾雅駁赤
李也考射禮君以皮樹為中注皮樹獸名樹之名駁猶獸名
皮樹以文之相似而互稱之陸璣所云梓榆者是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檉赤羅陸佃云文本也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序曰刺用兵也用之于所不當用也晦翁原本曰襄公以王
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
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此
說自妥但以篇中絕無刺意故復改之然效用于秦君而寄
思于周王不可謂非刺也謂吾今日豈以無衣為苦有袍有
澤有裳亦既與子同矣但得王命興師即脩戈矛而同仇誼
亦不敢獨異而今日之行果何為者耶凡詩與序初視之較
然相反者甚多使屬後人揣摩必不敢作此語殆有所受之
也深思者自得之

孔疏云玉藻纁為繭緇為袍繭者純著新綿袍者雜用舊絮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說文作禘云禘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序曰康公念母也不云送舅而云念母者蓋念其母故不忍別其舅不覺其送之遠贈之厚耳

周禮巾車有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諸侯之車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美玉也詩明言玉佩毛傳以為美石次玉認矣玉藻公

侯大夫皆佩玉惟士用石無玉石雜者鄭氏考工記注謂玉

石雜用不知何據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々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

檀弓云有若夏屋者注云自殷以來屋有四阿故兩阿者謂之夏屋按楚辭大招云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則夏不訓大明矣士冠禮注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權輿爾雅疏云權輿天地之始天圓地方故名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陳

郝楚望曰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以下三國最小先
亾故附于後

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序曰刺幽公也游蕩無度也幽公淫蕩得此惡謚春秋以前
謚法未大譔也

鄭箋曰子指幽公也爾雅宛中宛丘又丘上有丘為宛丘毛

公李巡孫炎以為中央下郭璞以為中央高盖宛中者中央
窪下丘上有丘者窪下之中復起小丘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翻

擊缶古之俗樂非獨秦聲故易有鼓缶而歌即莊周之鼓盆
是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序曰疾亂也大抵陳之東門猶鄭之溱渭衛之沫鄉歲時游

觀士女無別故詩人刺之罪累上也子仲之子男也不績其
麻女也越以駿邁男女同行也婆婆猶盤辟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穀旦于逝越以駿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爾雅翼云菽一名錦葵陸氏以為紫荆非也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序曰誘僖公也僖公繼幽公之後賢者惧其習見荒淫不自
克于欲也故作此詩自陳其志之淡泊寧靜者如此時而颺

之君前將以消其非僻于未萌也若曰以小人之腹為君子

之心屬饜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不德思得賢者以化導之也池水漚
麻以喻其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喻其親切而無間水經
注曰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釋文作苧：者草之名紵者已成布之名古字通用耳說文有紵又有苧：即苧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白華者曰白芒即管也黃華者曰黃芒即蒯也可以為布及繩屨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昏以為期明星煌：

序曰刺時也其君有用賢之志而不果故託言于男女之期會以刺之也離騷曰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適而有他與此詩意正同

漢天文志曰牂雲如狗赤色則牂：之為赤色明矣陸佃曰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詩蓋取此以喻其赤心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昏以為期明星皙：

周禮肺石以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則肺：亦赤色也皙說文云昭晰明也引禮記晰明行事徐鍇云今禮記作質明是晰與質通蓋天將曉而星稀了：可辨之意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序曰刺陳佗也佗為陳君而以名稱弑太子而篡之不得為
君也或篡立而得為君矣晉武公是也文與之而實不從也
佗之不得為陳君猶忽之不得為鄭君也國人弗以為君也
實不與而文從之也

蘇子由曰桓公之智不能及其身後故以墓門為棘刺蓋追咎
桓公而作此也曰斧以斯之者言惟剛斷者乃能奈之也夫
指佗也已猶去也即論語三已之：已疇昔然矣言既失計
于前無能施救于後云爾蓋佗之黨與衆多故國人不能除
之若非蔡人終不得正其罪矣此詩人所為憤歎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以喻太子鴉以喻佗之黨也訊告也告桓公也指昔日言
訊予不顧當作訊不予顧顛倒謂陳佗作亂也桓公疾病而
亂作乃思予昔日所歌亦何及哉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併予美心焉切：

序曰憂讒賊也此不得志于君而憂讒言之害國也衍序屬
之宣公事雖無考按史記宣公以嬖姬之故殺太子禦寇遂

公子完此亦信諛之一証已以物之微各安其所與人之懷
憂不敢自安曾物之不若也予美猶簡兮之稱彼美彼美者
遙想之辭也予美者親邁之辭也

中唐有甕印有旨鷓誰俾予美心焉惕々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序曰刺好色也刺陳之君臣也其在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
流乎

毛傳曰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按說文窈者深遠也糾者繩

三合也是窈糾者狀其舒緩之中又若有所思而鬱結也慢
與憂通受者納也是慢受者若有所苦而含忍也說文夭者
屈也紹者糾縈也是夭紹者若有所抑而局促也如後漢梁
冀傳所云愁眉啼粧折腰齟齬善為妖態以相媚惑也此皆
不祥之兆故詩人憂之而心勞也

月出皓兮佼人憇兮舒懷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慄兮

株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序曰刺靈公也春秋書蔡人殺陳佗公羊氏以為賤也穀梁氏以為匹夫行故匹夫稱之則靈公之賤也甚矣其匹夫行也甚矣獨得以謚稱者其始也國人固以為君矣既以為君非有天子之命不得而廢之也春秋書法亦然故知詩序非聖門弟子不能作也株在今河南項城縣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乘駒即是乘馬變文以叶韻耳謂君為我猶微子之謂紂為我也說見齊風毛傳云大夫乘駒孔氏引皇華之詩以証之謂大夫有乘駒之禮此大可竅也當時君臣作如此事何暇復顧禮制乎張元祐曰朝食于株并從夏南而諱言之矣彼時君臣宣淫毫無避忌旁觀者乃不欲明言代為隱匿以發其愧耻之心此詩之旨也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序曰刺時也偽子貢傳以為洩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而作此詩此說得之矣非洩冶無足以當之者

蒲與荷與蘭皆芳草也以澤陂之有芳草興國中之有美人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惓惓
卷通作捲說文捲氣勢也引齊語曰有捲勇今齊語作拳勇
注大勇曰拳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儼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舊說以為淫奔之
詩淫奔者有此氣象乎

檜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去而不忘其君故作此詩至其去
之故詩不明言但舉其衣服之失而其君之急荒隱然言
外可謂婉而多風矣

士冠禮以玄冠配朝服論語以羔裘配玄冠則羔裘之為朝
服明矣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乃燕居之服也蜡祭用
黃衣亦當配以狐裘正取休息之義也禮之大概如此然君
子所重在乎冕弁之分其衣裘亦可通融詩人所刺者為其
以朝服嬉游以燕服臨御一切皆反其常為可憂耳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者所服以逍遙翱翔者也獨致美于此則其耽情于游
晏可知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鑿々兮勞心博々兮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呂東萊曰鄭玄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
之冠蓋引喪服小記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也唯其不能三
年故不見練冠若除喪之縞冠即使短喪其除之也亦必冠
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以朝服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
裳其牽合益甚三章之素鞵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然有素
衣必有素鞵可知也孔氏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不知經
傳以色白為素不必專言帛也按鞵以韋為之亦稱素矣何
獨布不可稱素也

毛傳曰素冠練冠也按檜人短喪必易以葦觀宰我公孫丑
之言他可知已易以葦必以縞冠代練冠也黑經白緯曰縞
則縞與素別豈得以素紕遂謂之素冠毛說是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鞵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同歸以事言如一以心言

隰有萋楚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々樂子之無知

序曰疾恣也政煩賦重恣于虐民也

所樂在無知則所謂獨寐寤言永矢勿諼者亦不可復得矣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々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々樂子之無室

所樂在無家無室則所謂稼穡惟寶代食惟好者亦不可復

得矣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序曰思周道也此與詩中之周道不同其義自相通也呂東

萊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政出天子則

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

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

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

理益明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嘽說文云疾也集韻云聲也蓋言車行之聲疾也
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鬻說文云大釜也爾雅曰鬻謂之鬻二說不同陸氏釋文曰
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得之矣少牢禮廩人漑甑非烹器
也漑之釜鬻有嘉興維新之意與懷之好音相應張元祐曰
好音謂以仁言布告天下使西歸者愛戴之如奉天詔書之
類

曹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序曰刺奢也謂其欲之奢也營之之謀莫不為其身計長久
而不知其不可恃也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欲其于我歸處
泊然寡營之為得耳楚采如雪非奢也于蜉蝣言之則
已奢故以為多欲之喻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蜉蝣掘閣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閣說文作掘閣左傳漢書掘與窟同掘之作掘猶埽之作
掃埽之作拆从土从手古文通用莊子逸篇空閣來風閣與

穴通蟬蛸在窟穴之中白而且多故如雪也王雪山引管子
掘闕得玉因以掘闕為挑撥貌今管子無此語但有掘闕得
龜耳即挑撥之義亦難強通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序曰刺近小人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荷戈與綴鄭康成樂記注引之亦同綴
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祲則以祲為表矣

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鷩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毛傳曰蒼蔚雲興貌以草木之茂狀雲氣之繁亦猶大田之
詩言有滄萋也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序曰刺不壹也首二句即比為興也以鳴鳩之有常其子之
不一比祖德之有常而子孫之不一于是感鳴鳩而重嘆祖
德庶幾垂之萬年永守勿替耳刺意藏于比中而于末章深

致期望之意可謂微而婉矣

鴝鳩即鸚鵡也詳見召南儀一即禮記緇衣所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鴝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
鄭箋云騏當作璆以玉為之孔疏云夏官弁師五采玉璆鄭
衆注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此言諸侯常服故當作璆若顧命
四人騏弁自是士服士之皮弁無玉璆飾則為騏色耳

鴝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鴝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胡不萬年言胡不垂之萬年使子、孫、永正是國人也

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序曰思治也郝仲興曰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則方伯

制命專征天下所以大亂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與此詩同義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竹書紀年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昭王之世為周室盛衰之際而郇伯以後大抵無復賢伯故詩人係思在此與竹書雖偽然猶近古事或有據未盡謬也

幽

郝仲輿曰左傳季札觀樂幽次齊先秦夫子刪詩以幽終思周公也鷓鴣以下非幽而屬之幽者周公未嘗居魯退不可繫于魯進不敢附于周南故繫之幽也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

也按此詩不列二南而列于變風則衍序之說不謬左傳季

札觀樂至幽曰樂而不淫周公之東也者正謂此詩也嚴華

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時物之變而脩

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鄭康成因周禮籥章之文以二章

為幽風以六章為幽雅卒章為幽頌義誠有之然籥章所獻

非即此詩當是幽人之遺篇此詩之所本故彼分而此合也

不然數百年以上田野細事苟無所據何由而得其詳一若

親見之者詳見小雅甫田篇

虞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公劉遷豳在夏之末葉去堯時纔四五百載歲差尚未甚遠不應至七月方見流火此云流火者猶左傳所云火猶西流蓋自六月以至八月皆稱流火也孔疏云陽則生物陰則成物稱月由其物成稱日由其物生也成物自秀萼始愚謂成物自條桑始臆說文云羗人所吹屠角此言風聲似之栗烈通作栗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々采繁祁々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今蠶始生皆飼以柔桑無飼以繁者或云浴蠶之後取雜花葉以敷其上藉其香氣易于發生則又不必于繁矣考之爾雅云蠟桑繭雖由樗繭棘繭藥繭坑蕭繭疏云皆蠶類以所食葉而異其名繁亦蕭之屬也意幽人育蠶非一種故采桑采繁有不同與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倚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月令仲夏鵙始鳴此言七月者非言其始也今北鳥之始鳴于夏者惟苦鳥其聲曰姑惡者耳鵙其是乎諸說紛々核之

皆誤毛傳曰朱深纁也按士冠禮昏禮皆爵弁纁裳是朱裳者亦將為冠昏之服與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公子可知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

爾雅萋統棘菟郭璞注云今遠志也本草經遠志一名棘菟一名萋統四月采根及葉貉師祭也周人田必祭貉故謂獵為貉周禮大司馬之職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有司表貉于陳前是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考工記以注鳴者以股鳴者以翼鳴者注云注鳴精列屬股鳴斯螽屬翼鳴發皇屬精列即蟋蟀發皇即莎雞蓋振羽有發皇之義判然三種非一物也斯螽即蚱蜢莎雞即絡緯蟋蟀即促織十月而曰改歲者劉公瑾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遠矣如今人冬至亦有賀歲者

六月食鬱及蕝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本草云鬱一名車下李即棠棣蕝一名山葡萄葵古以為百
菜之主今人不知何物凡名葵者皆不堪食近有精于醫者
謂即甜菜詳其性味療治皆與葵合按齊民要術種葵法亦
與種甜菜相類則葵為甜菜亦未可知甜本草作菘一名菘
蓬樗似椿而臭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鄉飲酒禮鄭箋以為國君間于政而饗
群臣是月令孟冬大飲烝之禮也皆與詩意不合集註之說
自謂小民致敬于君非上人所行之禮蓋以耆老為之不嫌
名分之畧也

鷓鴣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序曰周公救亂也管蔡流言周公避居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極道武庚包藏禍心將鄙我周邦復其舊物不但忌嫉一人不可不早為備也晦翁詩序初惑于孔氏書傳後與蔡九峯辨不然以為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而未及改也

取我子比管蔡監殷反墮武庚之阱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毛傳曰荼萑苕孔氏謂萑苕之穗如茅秀者也周禮司巫菹

館或作租注云茅藉也蓄租者言積之巢中以為藉也

予羽譙予尾脩予室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

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者蝟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序曰周公東征也詩皆述歸士之言明是周公勞之而作

張元祐曰東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括地志曲阜縣東有奄里即奄國之地書傳稱管蔡流言奄君教祿父以叛孟子所云伐奄三年正指此東山之師也士說文云事也數

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蠟即爾雅所云蠅烏
蠟也凡草木上皆有之亦蠶之類吐絲作繭而不可用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陸璣曰伊威在壁根下甕底土中似白魚者是毛傳云熠燿
螢火也說文作熠云盛光也晦翁以末章熠燿其羽因解
此為明不定貌楊升菴駁之謂熠燿其羽猶桑扈之言有鶯
其頌也然晦翁之解與說文合矣離家已久眷屬之存亡不
可知故念及室廬之荒廢而喜歸之心反變為畏歸之心此
亦人之常情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
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未至之時滿懷荒落之景既至而室廬如故風物依然想見
當時且喜且疑相對如夢寐之况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
何

何玄子曰爾雅婦人之禕謂之縞，縵也郭璞曰即今之香

纓士昏禮施衿結悅陳祥道曰衿即纓帶之結而垂者曰縞然則縞非悅也孔疏以結縞為結悅誤矣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序曰美周公也嚴華谷云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若以為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非周公之師矣按毛傳隋釜曰斧方釜曰斨釜說文云斧空也則斨亦斧也以七月之詩証之為伐木所用明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毛傳云鑿屬曰斨韓詩云斨者木屬或曰釜屬未詳孰是摠非兵器可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毛傳云木屬曰斨韓詩云斨者鑿屬未詳孰是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序曰美周公也周人諷王以迎周公也

斧與媒比周公也伐柯非斧不克以比天下非周公不治也娶妻匪媒不得以比天下非周公不親也管子形勢解曰明

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嬖之子籩豆有踐

之子謂媒也斧不惟伐柯而已柯之法度亦繇之以出以比周公治天下而又能以道教天下也媒不惟通言而已婚姻之禮亦繇之以定以比周公親天下而又能以禮制天下也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序曰美周公也東人見周公之歸且喜而且悲也喜者喜朝廷之得公悲者悲東人之失公也

鱒魚青質赤目好食螺蚌今俗謂之螺螄青者是也衮衣繡

裳言王以冕服迎周公故公服此以承王命也是喜之詞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無所未得其所也追念昔日王未悟之時也信處自再宿以至於久處也信宿則或再宿或一宿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公歸則不復來故不忍遽別而于女信宿也歸無所而信處

以天下之大不幸翻為東人之私幸歸不復而信宿以他日之甚不幸而翻為今日之暫幸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小民之于公知有近者小者而不計其遠者大者故公之歸不暇為天下慶而先為東土悲也

狼跋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

序曰美周公也

跋胡橐尾比常人之蒙難者無不進退周章也儀禮有膚祭

蓋肉之美者故膚訓美也

狼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不瑕



